

第三章

八面玲瓏





太太的客廳

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文化圈子裡，北總布胡同三號是一個讓人傾心的地方，因為這裡是有名的「太太的客廳」的所在地。

費慰梅描寫道：「徽因的客廳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陽光照近來，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碰頭會』那樣擠滿了人，而上門來的人各式各樣的都有，這就是北總布胡同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除了跑來跑去的孩子和傭人外，還有各門親戚串進串出。有幾個當時在上大學的梁家侄女，愛把她們的同學帶到這個充滿生氣的家裡來。她們在這裡經常會遇見一些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來，而常著迷於她本人的魅力，一次又一次回來。」

當時，林徽因和梁思成經常邀請朋友們到家裡聚會，邊喝茶邊海闊天空地神聊。常常前來聚會的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學家張奚若，國際問題專家錢端升，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陳岱孫，曾帶領中央研究院小組發掘殷墟的人類學和考古學家李濟，當時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所長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北方文壇的領軍人物作家沈從文等。可以說，梁家客廳裡會聚了當時的文壇名人、教壇大匠、社會名流。這種朋友間的私人聚會，由於有著相近的知識背景和思想觀點，加上沒有拘束，隨便表達自己的想法，顯示出令人神往的氣氛。然而，在這其中，最光彩耀人、最吸引人的，是女主人林徽因。這並不是單單因為林徽因有著美麗的外貌，而是由於她機智幽默的談吐，優雅迷人的氣質，她的真誠、寬容使她經常成為談話的主角，同時也讓在場的人都留下難忘的印象。甚至可以說，林徽因像一塊強大的磁石，站立在磁場的中間，吸引大家湊到一起來參加這精神的盛宴。

尤為重要的是，林徽因從不恃才傲物或有意炫耀，她堅持自己獨立的見解，但對待不同的觀點，卻十分寬容，而且對人真誠，這是她贏得大家一致好評的重要原因。

多年以後，費慰梅用帶有很深的感情的筆觸這樣描述林徽因：

每個老朋友都記得，徽因是怎樣滔滔不絕地壟斷了整個談話。她的健談是人所共知的，……她的談話和她的創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的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她總是聚會的中心人物，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的精闢警語而傾倒。

蕭乾回憶他第一次見到林徽因的情景時說：

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沈從文先生在《大公報·文藝》上發表了我的小說〈蠶〉以後，來信說有位絕頂聰明的小姐很喜歡我那篇小說，要我去她家喫茶。

那天，我穿著一件新洗的藍布大褂，先騎車趕到達子營的沈家，然後與沈先生一道跨進了北總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廳」。

聽說徽因得了很嚴重的肺病，還經常得臥床休息。可她哪像個病人，穿了一身騎馬裝（她經常和費正清與夫人威爾瑪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來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發上吧嗒著煙斗，連連點頭稱賞。徽因的健談決不是結了婚的婦人那種閒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後來心裡常想：

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紀英國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麼精彩的一部書啊！她從不拐彎抹角，模稜兩可。這種純學術的批評，也從來沒有人記仇。我常常折服於徽因過人的藝術悟性。

就是在這種聚會中，哲學家、邏輯學家金岳霖被林徽因的才華風姿所打動，逐漸萌生愛意，並且在愛情之網中越陷越深。在深奧的哲學領域之外，金岳霖從林徽因那裡感到了迷人的人性魅力。

金岳霖，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一九一四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獲赴美留學的獎學金，一九二〇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二一年到英國留學，深受英國著名的經驗派哲學家休謨、新實在論和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摩爾和羅素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回國後，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任系主任。清華文學院成立後，任文學院院長。當年張甲府曾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岳霖當是哲學界第一人。」馮友蘭稱讚金岳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佔據「三個第一」，即「中國第一個真正懂得近代邏輯學的人」，「中國第一個懂得並且引進現代邏輯學的人」，「是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在中國發達起來的第一人」。他的三部重要著作《論道》、《知識論》、《邏輯》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林徽因他們這個圈子裡，大家都親切地叫金岳霖「老金」。這位中國首屈一指的邏輯學家，一點也不像他的專業那麼神祕，只讓人聯想到「洋怪物」。他個子很高，喜歡打網球，既內斂又能說會道，天性浪漫，樂觀幽默，愛交朋友，在他們的圈子裡，老金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他與林徽因、梁思成相識以後，他們成為最為密切的朋友。金岳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親密

的朋友)一文中說：「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後院，小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三〇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聚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裡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我在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與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

據說，金岳霖在國外的時候曾經和幾個西方女孩談過戀愛，其中一個還曾經跟他到北京生活過一段時間，但最後都沒有成功。這次，金岳霖遇到了可以讓他珍愛一生的人。

一九三二年六月，梁思成去河北考察古建築，林徽因留在家裡，一直對林徽因充滿愛慕的金岳霖向她表達了自己的感情。林徽因感到非常困惑、苦惱，但對這位看上去很古怪的大個子，才華橫溢的哲學家也很有好感。

梁思成考察歸來，林徽因很坦誠地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並說：「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林徽因對自己的丈夫梁思成談論這件事的時候，表情像個困惑的小妹妹在向大哥哥討主意，她的坦誠的表白像一根大棒敲在梁思成的頭上，讓他頓時呼吸困難。

梁思成徹夜難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怎麼辦？」「徽因到底是和我在一起生活幸福，還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思量再三。他覺得自己儘管在建築方面有一定成績，在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一定修養，但缺乏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和邏輯學家的思辨能力，因而，綜合起來看，不如老金。

第二天，梁思成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林徽因，並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了老金，我祝願你們永遠幸福。」他邊說邊哭，而林徽因則邊聽邊哭。林徽因把梁思成的決定告訴老金，老金聽後回答說：「看來思成是真的愛你的，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後來他們之間再也沒有談起這件事，而且三人真的像他們所說的，劃分出了友誼和愛情的界限，彼此真誠相待，成為最好的朋友。這中間，金岳霖當然還深愛著林徽因，但這愛是坦誠的、無私的，他沒有把她從她的家庭拉走的意思，梁思成和他的孩子們也都愛老金、信任他。金岳霖終身不娶，似乎是梁家的「高級顧問」，差不多成了梁家的一位家庭成員。梁思成遇到工作上的麻煩，就說得找老金來理一理，林徽因遇到什麼難題，或是跟母親吵架，或是跟梁思成發生爭執，都會來找老金「仲裁」，老金以其極強的邏輯分析能力，很快把事情分析得清清楚楚，有效地平息「戰火」。

生活中常有趣事發生。有一天早晨，金岳霖正在書房讀書，忽然聽見房頂有人在喊「老金」，金岳霖跑出去一看，原來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他們正房的房頂上。雖然知道他們都是「樑上君子」，但金岳霖看到他們在不太結實的房頂很危險，便立即對他們喊：「你們趕快下來！」林徽因和梁思成笑了起來，不久便下來了。

老金晚年與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誠同住，梁從誠喊他「金爸」，並為他送終。還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因為文學上的往來，林徽因和沈從文很快成了很好的朋友。雖然沈從文比林徽因長兩歲，但是遇到什麼問題，經常像對大姐一樣來諮詢林徽因，請她幫著出主意。

有一次，沈從文的妻子回娘家了，沈從文一個人待在北京。一天早晨，他滿臉鬱悶地來到梁家，尋求林徽因的安慰。他說他跟妻子坦白承認了自己對一位女作家的愛慕和關心，這引起了妻子的嫉恨，寫來了一封長信，沈從文感到苦惱。

林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說：

要是我寫一篇故事，有這般情節，並（像他那樣）為之辯解，人們會認為我瞎編，不近情理。可是，不管你接不接受，這就是事實。而恰恰又是他，這個安靜、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堅毅」的人，一位小說家，又是如此一個天才。他使自己陷入這樣一種感情糾葛，像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一樣，對這種事陷於絕望。他的詩人氣質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對生活和其中的衝突茫然不知所措，這使我想到了雪萊，也回想起志摩與他世俗苦痛的掙扎。可我又禁不住覺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麼的迷人和討人喜歡！而我坐在那裡，又老又疲憊地跟他談、罵他、勸他，和他討論生活及其曲折，人類的天性、其動人之處及其中的悲劇、理想和現實！

過去我從沒想到過，像他那樣一個人，生活和成長的道路如此的不同，竟然會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別的情況下我所熟知的同樣的問題所困擾。這對我是一個嶄新的經歷……

信中的「他」就是沈從文。後來到了一九三六年初，沈從文又寫信給林徽因。信中到底寫了什麼，由於至今沒有發現這封信，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就林徽因給他的回信看，裡面的內容肯定也是與「感情橫溢」的苦惱有關的。因此，林徽因給沈從文

回了一封蘊含豐富的長信，闡述了自己對感情、人生的看法，對沈從文做了合情合理的開導。這封飽含人生體驗、感受和智慧的信，我們今天讀來，仍會感動，受益匪淺：

世間事有你想不到的那麼古怪，你的信來的時候正遇到我雙手托著頭在自恨自傷的一片苦楚的情緒中熬著。在廿四個鐘頭中，我前前後後，理智地，客觀地，把許多糾紛痛苦和掙扎或希望或頹廢的細目通通看過好幾遍，一方面展開事實觀察，一方面分析自己的性格情緒歷史，別人的性格情緒歷史，兩人或兩人以上相互的生活，情緒和歷史，我只感到一種悲哀，失望，對自己對生活全都失望而無興趣。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死去；減少自己及別人的痛苦！這或是暫時的一種情緒，一會兒希望會好。

在這樣消極悲傷的情景下，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雖然同情你所告訴我你的苦痛（情緒的緊張），在情感上我卻很羨慕你那麼積極，那麼熱烈，那麼豐富的情緒，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顯然蕭條頹廢消極無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銳上奔迸！

可是此刻我們有個共同的煩惱，那便是可惜時間和精力，因為情緒的盤旋而耗廢去。你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或許找個聰明的人幫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惱或是「橫溢的感情」，設法把它安排妥帖一點，你竟找我來，我懂得的，我也常常被同種的糾紛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撒在波瀾裡盲目地同危險周旋，累得我既為旁人焦灼，又為自己操心，又同情於自己又很不願意寬恕放任自己。

不過我同你有大不同處：凡是在橫溢奔放的情感中時，我便覺到抓住一種生活的意義，即使這橫溢奔放的情感所發

生的行為上糾紛是快樂與苦辣對滲的性質，我也不難過不在乎。我認定了生活本身原質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於神話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願也隨著賠償這天賜的幸福，坑在悲痛，糾紛失望，無望，寂寞中捱過若干時候好像等自己的血來在創傷上結痂一樣！一切我都在無聲中忍受默默地等天來佈置我，沒有一句話說！（我且說說來給你做個參考）

我所謂極端的、浪漫的或實際的都無關係，反正我的主義是要生活，沒有情感的生活簡直是死！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瞭解，能同情種種「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責自己，也不苛責旁人，不難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更不怨命運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種人性混合做成的糾紛，人性又就是那麼一回事，脫不掉生理、心理、環境習慣先天特質的湊合！把道德放大了講，別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損害旁人時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辦不到任性的事，（如果你辦得到，那你那種殘忍，便是你自己性格裡的一點特性也用不著過分地去糾正）想做的事太多，並且相互衝突時，揀最想做——想做到顧不得旁的犧牲——的事做，未做時心中發生糾紛是免不了的，做後最用不著後悔，因為你既會去做，那椿事便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別盡著罪過自己。

我方纔所說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快樂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樣感覺。我的確有過，我不忘卻我的幸福。我認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閃亮的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迸出神奇的——如同兩個人透徹地瞭解：一句話打到你心裡，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覺到一萬萬分滿足；如同相愛：在一個時候裡，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個人互相以彼此存在為極端

的幸福；如同戀愛，在那時那刻眼所見，耳所聽，心所觸無所不是美麗，情感如詩歌自然地流動如花香那樣不知其所以然。這些種種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寶。世界上沒有多少人有那機會，且沒有多少人有那種天賦的敏感和柔情來嘗味那經驗所以就有那種機會也無用。如果有如詩劇神話般的實景，當時當事者本身卻沒有領會詩的情感又如何行？即使有了，只是淺俗的賞月折花的限量那又有什麼話說？！轉過來說，對悲哀的敏感容易也是生活中可貴處。當時當事，你也許得流出血淚，過去後那些在你經驗中也是不可鄙視的創痕。（此刻說說話，我倒暫時忘記了昨天到今晚已整整哭了廿四小時中間僅僅睡著三四個鐘頭方才在過分的失望中頹廢著覺到浪費去時間精力，很使自己感歎）在夫婦中間為著相愛糾紛自然痛苦不過那種痛苦也是接著極端豐富的幸福在內的。冷漠不關心的夫婦結合才是真正的悲劇！

如果在「橫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無情感」中叫我來揀一個我毫無問題要揀上面的一個，不管是為我自己或是為別人。人活著的意義基本的是在能體驗情感。能體驗情感還得有智慧有思想來分別瞭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別人的！如果再能表現你自己所體驗所瞭解的種種在文字上——不管那算是宗教或哲學，詩，或是小說，或是社會學論文——（誰管那些）——使得別人也更得點人生意義，那或許就是所有的意義了——不管人文明到什麼程度，天文地理科學的通到哪裡去，這點人性還是一樣的主要一樣的是人生的關鍵。

（在一些微笑或皺眉印象上稱較份量在無邊際人事上馳騁細想正是一種生活。）

算了吧！二哥，別太虐待自己，有空來我這裡，咱們再費點時間討論討論它，你還可以告訴我一點實在情形。我在廿四小時中只想自己如何消極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個人自己在去上海火車中也苦得要命，已經給我來了兩封電報一封信，這不是「人性」的悲劇麼？那個人便是說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這封字字璣珠，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的信析事說情都透澈精關，想必當年沈從文讀了之後既感動，又深受啟發並且從信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林徽因和梁思成相愛之深。

他們的友誼一支持續發展著。一九四九年，留在北京的沈從文由於內外原因的作用，從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狀態。為了有一個相對安靜的療養環境，讓他安心治病，林徽因、梁思成等把沈從文接到清華園金岳霖的家中，吃飯都在梁家，並經常安慰他。沈從文能挺過這一難關，林徽因等朋友的幫助起了很大作用。



尋訪古建築

儘管有那麼多的日常糾紛，但林徽因能很好地處理各種關係，並且使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中來。

一九三二年三月，林徽因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一九三二年第三卷第一期發表〈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一文，這是她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林徽因主要論述了四個方面的問題。關於建築藝術的原則，林徽因寫道：「在原則上，一種好的建築必含有以下三要點：實用、堅固、美觀和實用者，切合於當時當地人民生活習慣，適合於當地地理環境。堅固者：不違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結構原則，在尋常環境之下，含有相當永久性的。美觀者：具有合理的權衡（不是上重下輕巍然欲傾，上天下小勢不能支，或孤聳高峙或細長突出等等違背自然律的狀態），要呈現穩重、舒適、自然的外表，更要誠實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飾，不矯揉造作，勉強堆砌。美觀，也可以說，即是綜合實用、堅穩，兩點之自然結果。」這些觀點，是林徽因的基本的建築理論，是她評判、設計建築的基本原則。

對於中國建築的藝術特徵，林徽因認為，中國建築曾經具有上述三種要素，只是因為時代的發展使之在實用和堅固方面顯得落後。可是，「仍然保留著它的純粹美術的價值」，北京的天壇、故宮和金字塔、希臘神廟等應該享受同等的榮譽。中國建築的美在於：「決不是在那淺現的色彩和雕飾，或特殊之式樣上面，卻是深藏在那基本的，產生這美觀的結構原理裡，及中國人的絕對瞭解控制雕飾的原理上。中國的建築是木結構，其原則是『架構制』，其特色是「屋頂、台基、斗拱、色彩和勻稱的平面佈置」。

林徽因同時指出了中國建築的弱點，她說，中國建築存在著三

個問題：「一是因為匠師缺乏科學知識，往往用過大的木頭作橫樑，造成很大的浪費；二是因為同樣的原因，造成屋架有過早傾斜的危險；三是地基太淺，使建築物不夠牢固。」

關於中國建築的未來，林徽因指出：「關於中國建築之將來，更有特別可注意的一點：我們架構制的原則適巧和現代『洋灰鐵筋架』或『鋼架』建築同一道理；以立柱橫樑牽制成架為基本。現代歐洲建築為現代生活所驅，已斷然取革命態度，盡量利用近代科學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求。若工廠，學校，醫院，及其它公共建築等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壘砌制，致多牆壁而少窗牖。中國架構制既與現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則，將來只需變更建築材料，主要結構部分則均可不有過激變動，而同時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發展，必有極滿意的新建築產生。」

從這篇論文可以看出，林徽因已經建構了自己對建築的基本看法，這些都是她將來從事建築研究和設計的基礎。她採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既不拘泥於傳統，也不局限於中國，而是放眼世界，立足現實，根據實用、美觀的基本原理來構想將來的建築形式，她的觀點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研究古建築，肯定不能只是閉門造車，而是需要經常出去做實地考察。發表論文後的下個月，林徽因便和梁思成等前往河北薊縣考察古建築。

早在一九三一年秋天，梁思成的一位朋友告訴他，在鼓樓民眾教育館裡，見到幾張介紹薊縣風光的照片。其中一張是獨樂寺的照片，它的斗拱很大，跟清故宮的結構很不一樣，梁思成得知這件事以後，立即乘車到鼓樓去看，果真如此。他想，這座獨樂寺很可能是更早時候的建築，於是梁思成想立即準備行

裝，前去考察，但是由於洪水沖垮了一處河堤，不能通行，因此，考察一事便推遲下來。

薊縣離北平約九十公里。「那時的道路都是鋪墊著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樣的橋樑，當穿過遍佈鵝卵石和細沙的旱河時，行車艱難，乘客還得下車步行一段，遇到泥濘的地方，還得大家下車推車。」而且由於獨樂寺地處山麓，深山溝壑中有土匪出沒，因此，一開始梁思成只帶著兩個助手和弟弟思達前往。

途中的艱辛梁思成記錄了下來。他寫道：「這是一次難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離開主要交通幹線的旅行。這輛在美國大概早就被當成廢鐵賣掉了的老破車，可它還在北京和那座小城之間定期地——或不如說是無定時地——行駛。出了北京城東門幾英里，我們來到箭桿河。旱季，它的主流只剩下不到三十英尺，但是兩岸之間的細沙床卻足有一英里半寬。在借助渡船過河水後，這輛公共汽車在鬆軟的沙土中寸步難移。我們這些乘客得幫忙把這老古董一直推過整個河床，而引擎就衝著我們的眼鼻轟鳴。在別的難走的地方，我們還得多次下車。為了這五十英里路程，我們花了三個多小時……獨樂寺觀音閣高聳於城牆之上，老遠就可以看到。從遠處，人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築。」

到達之後，梁思成把情況告訴了家中的林徽因：「路非常難走，但是沒有遇見土匪，住宿也便宜。」林徽因瞭解情況後，不顧自己肺病未痊癒，而且懷孕在身，很快趕到薊縣獨樂寺，與梁思成等一起開展考察工作。

獨樂寺離縣城十多公里，原是一個建築群體，現只剩有山門和觀音閣。觀音閣外表兩層，實則三層純為木結構建築。裡面有一尊高約十六公尺的十一個頭的觀音塑像，由底層穿過二、

三層，顯得雄偉而又慈祥。因而二、三層樓板的中間，均有一個較大的空間，每層樓板上又有一條圍廊，以便於人們參觀景仰。它始建於遼代統和二年（公元九八四年），是當時我國發現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構建築，保存了不少唐代建築的風格。

這次考察結束之後，林徽因和梁思成很快寫出了獨樂寺的調查報告。由於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方面的調查研究，他們的文章在國內外建築學界引起了轟動。這些都表明，林徽因在經過多年的學習積累之後，已經開始進行考察和研究工作，並開始在建築學界嶄露頭角。

這次考察回來後不久，林徽因的健康狀況惡化，不得不再次到香山養病。在養病的這段時期，林徽因創作了幾首非常有特色、耐人尋味的詩篇，如〈蓮燈〉：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
正中擎出一支點亮的蠟，
熒熒雖則單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驕傲地捧出輝煌。
不怕它只是我個人的蓮燈，
照不見前後崎嶇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著人海的浪濤
明暗自成了它內心的秘奧。
單是那光一閃花一朵——
像一葉輕舸駛出了江河——
宛轉它飄隨命運的波湧
等候那陣陣風向遠處推送。
算做一次過客在宇宙裡，
認識這玲瓏的生從容的死，

這飄忽的旅程也就是個——
 也就是個美麗美麗的夢。

這首詩可以說是林徽因一生的寫照，不管生活的浪濤怎麼洶湧，不管外界的風雲如何變化，她都堅守自己心中那朵潔白、幽靜的蓮花，用花心的那一點亮，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儘管人生只是宇宙裡的匆匆過客，但也要「玲瓏的生從容的死」，而所有這一切，也許只是一個「美麗的夢」。詩中充滿了生的堅定與憂傷。堅定是一種生活態度，憂傷是因為生命的短暫易逝，兩者的互動，成了人生的豐富。

又如〈別丟掉〉一詩：

這一把過往的熱情，
 現在流水似的，
 輕輕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 在松林，
 歎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著那真！
 一樣是月明，
 一樣是隔山燈火，
 滿天的星，
 只使人不見，
 夢似的掛起，
 你問黑夜要回
 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著
 有那回音！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這首詩是「逢祭亡靈之作」。去年今日，還可以與那熱情的詩人互相唱和，互訴衷腸，今年此時，卻是一人獨居山中，品味生與死的界限，追悼過往的那一把熱情。那逝去的，像流水一樣，消失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渺渺茫茫，無處不在，又無處追尋。可是「仍要保存那真！」這是林徽因和徐志摩性格特點中主要的共同點。真誠面對自己，真誠對待他人，不矯情，不虛偽，真情流露，真愛也會永存。

一九三二年八月，林徽因生下一個兒子，家裡人都特別高興。儘管他們在許多方面受過西方思想的影響，但是這次有了繼承香火的子嗣，這喜慶是不能免俗的。經過夫婦倆認真商量，他們決定給兒子取名「從誠」，意思是「跟隨李誠」。四年前，他們選擇婚禮的日期，就已經表示了對李誠的敬意，現在他們再一次表達了對這位宋代天才建築師的崇敬。

當然，家裡添了人口，林徽因的家務就明顯地多了起來，這是她第一次為操持家務苦惱。雖然林徽因僱用了僕人，但是她的女兒、新生的兒子，還有可能是最麻煩的、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頭腦同她的小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都費了她大部分精力。她要照顧母親、丈夫、兩個孩子，還要監管六、七個傭人，還得注意外面來賣東西的陌生人。總之，她是這個家的總管，這些責任耗掉她在家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林徽因是過渡一代的知識女性，她反抗傳統的老規矩，但有些又是她所反抗不了的。她在英國、美國，甚至在讀小學的時候，都廣泛接觸西方文明，她一直都在堅持一個獨立女性的姿態，但是這次家裡的一切把她牽扯住了。她在書桌或畫板前沒有一刻不受孩子、母親、傭人的干擾，一切都要她拿主意。

一九三二年十月，把事業當做自己的生命的林徽因從家務中掙扎出來，和梁思成一道對北平郊區古建築進行考察。考察完畢，他們夫婦倆又合作完成了〈平郊建築雜錄〉一文（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第三卷第四期）：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遺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其中遼金元古物雖然也有，但是大部分還是明清的遺構；有的是顯赫的「名勝」，有的是消沉的「痕跡」；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遊歷團的讚揚，有的只偶爾受詩人們的憑弔，或畫家的欣賞。

這些美的存在，在建築審美者的眼裡，都能引起特異的感覺，在「詩意」和「畫意」之外，還使他感到一種「建築意」的愉快。這也許是個狂妄的說法——但是，什麼叫做「建築意」？我們很可以找出一個比較近理的含義或者解釋來。

頑石會不會點頭，我們不敢有所爭辯，那問題怕要牽涉到物理學家，但經過太匠之手澤，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頭的確是會蘊含生氣的。天然的材料經人的聰明建造，再受時間的洗禮，成美術與歷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賞鑒者一種特殊的性靈的融會，神志的感觸，這話或者可以算是說得通。

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由溫雅的兒女佳話，到流血成渠的殺戮。他們所給的「意」的確是「詩」與「畫」的。但是建築師要鄭重鄭重的聲明，那裡面還有超出這「詩」、「畫」以外的意存在。眼

睛在接觸人的智力和生活所產生的一個結構，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諧的輪廓，披著風露所賜與的層層生動的色彩；潛意識裡更有「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憑吊興衰的感慨；偶然更發現一片，只要一片，極精緻的雕紋，一位不知名匠師的手筆，請問那時銳感，即不叫他做「建築意」，我們也得要臨時給他製造個同樣狂妄的名詞，是不？

建築審美可不能勢利的。大名顯赫，尤其是有乾隆御筆碑石來讚揚的，並不一定便是寶貝；不見經傳，湮沒在人跡罕至的亂草中間的，更不一定不是一位無名英雄。以貌取人或者不可，「以貌取建」卻是個好態度。北乎近郊可經人以貌取捨的古建築實在不少。攝影圖錄之後，或考證它的來歷，或由村老傳說中推測他的過往——可以成一個建築師為古物打抱不平的事業，和比較有意思的暑假消遣。而他的報酬便是那無窮的建築意的收穫。

(1) 臥佛寺的平面

說起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再沒有比臥佛寺委屈的了。臥佛寺的住持智寬和尚，前年偶同我們談天，用「歎息痛恨於桓靈」的口氣告訴我，他的先師老和尚，如何如何的與青年會訂了合同，以每年一百元的租金，把寺的大部分租借了二十年，如同膠州灣，遼東半島的條約一樣。

其實這都怪那佛一覺睡幾百年不醒，到了這危難的關頭，還不起來給老和尚當頭棒喝，使他早早覺悟，組織個佛教青年會西山消夏團。雖未必可使佛法感化了摩登青年，至少可藉以繁榮了壽安山……不錯，那山叫壽安山……又何至等到今年五台山些少的補助，才能修葺開始殘破的廟宇呢！

我們也不必怪老和尚，也不必怪青年會……其實還應該感謝青年會。要是沒有青年會，今天有幾個人會知道臥佛寺那樣一個山窩子裡的去處。在北方——尤其是北平——上學的人，大半都到過臥佛寺。一到夏天，各地學生們，男的，女的，誰不願意來消消暑，爬山，游水，騎驢，多麼優哉游哉。據說每年夏令會總成全了許多愛人兒們的心願，想不到睡覺的釋迦牟尼，還能在夢中代行月下老人的職務，也真是佛法無邊了。

從玉泉山到香山的馬路，快近北辛村的地方，有條岔路忽然轉北上坡的，正是引導你到臥佛寺的大道。寺是向南，一帶山屏障似的圍住寺的北面，所以寺後有一部分漸高，一直上了山腳。在最前面，迎著來人的，是寺的第一道牌樓，那還在一個柏蔭夾道的前頭。當初這牌樓是什麼模樣，我們大概還能想像，前人做的事雖不一定都比我們強，卻是關於這牌樓大概無論如何他們要比我們大方得多。現在的這座只說他不順眼已算十分客氣，不知哪一位和尚化來的酸緣，在破碎的基上，豎了四根小柱子，上面橫釘了幾塊板，就叫它做牌樓。這算是經濟萎衰的直接表現，還是宗教力漸弱的間接表現？一時我還不能答覆。

順著兩行古柏的馬道上去，驟然間到了上邊，才看見另外的鮮明的一座琉璃牌樓在眼前。漢白玉的須彌座，三個漢白玉的圓門洞，黃綠琉璃的柱子，橫額，斗木共，簷瓦。如果你相信一個建築師的自言自語，「那是乾嘉間的作法」。至於〈日下舊聞考〉所記寺前為門的如來寶塔，卻已不知去向了。

琉璃牌樓之內，有一道白石橋，由半月形的小池上過去。

池的北面和橋的旁邊，都有精緻的石欄杆，現在只餘北面一半，南面的已改成洋灰抹磚欄杆。這池據說是「放生池」，裡面的魚，都是「放」的。佛寺前的池，本是佛寺的一部分，用不著我們小題大作的講。但是池上有橋，現在雖處處可見，但它的來由卻不見得十分古遠。在許多寺池上，沒有橋的卻較佔多數。至於池的半月形，也是個較近的做法，古代的池大半都是方的。池的用途多是放生，養魚。但是劉士能先生告訴我們說南京附近有一處律宗的寺，利用山中溪水為月牙池，和尚們每齋都跪在池邊吃，風雪無阻，吃完在池中洗碗。幸而臥佛寺的和尚們並不如律宗的苦行，不然放生池不惟不能放生，怕還要變成鱗水坑了。

與橋正相對的是山門。山門之外，左右兩旁，是鐘鼓樓，從前已很破爛，今年忽然大大的修整起來。連角梁下失去的銅鐸，也用二十一號的白鉛鐵焊上，油上紅綠顏色，如同東安市場的國貨玩具一樣的鮮明。

山門平時是不開的，走路的人都從山門旁邊的門道出入。入門之後，迎面是一座天王殿，裡面供的是四天王——就是四大金剛——東西梢間各兩位對面侍立，明間面南的是光肚笑嘻嘻的阿彌陀佛，面北合十站著的是韋馱。

再進去是正殿，前面是月台，月台上（在秋收的時候）鋪著金黃色的老玉米，像是專替舊殿著色。正殿五間，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據說正殿本來也有臥佛一軀，雍正還看見過，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東西。卻是到了乾隆年間，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時上哪兒去了。只剩了後殿那一位，一直睡到如今，還沒有醒。

從前面牌樓一直到後殿，都是建立在一條中線上的。這個在寺的平面上並不算稀奇，罕異的卻是由山門之左右，有遊廊向東西，再折而向北，其間雖有方丈客室和正殿的東西配殿，但是一氣連接，直到最後面又折而東西，回到後殿左右。這一圈的廊，東西（連山門後殿算上）十九間，南北（連方丈配殿算上）四十間，成一個大長方形。中間雖立著天王殿和正殿，卻不像普通的廟殿，將全寺用「四合頭」式前後分成幾進。這是少有的。在這點上，本刊上期劉士能先生在智化寺調查記中說：「唐宋以來有伽藍七堂之稱。惟各宗略有異同，而同在一宗，復因地域環境，互相增省……」現在臥佛寺中院，除去最後的後殿外，前面各堂為數適七，雖不敢說這是七堂之例，但可藉此略窺制度耳。

這種平面佈置，在唐宋時代很是平常，敦煌畫壁裡的伽藍都是如此佈置，在日本各地也有飛鳥平安時代這種的遺例。在北平一帶（別處如何未得詳究），卻只剩這一處唐式平面了。所以人人熟識的臥佛寺，經過許多人用帆布床「臥」過的臥佛寺遊廊，是還有一點新的理由，值得遊人將來重加注意的。

臥佛寺各部殿宇的立面（外觀）和斷面（內部結構）卻都是清式中極規矩的結構，用不著細講。至於殿前偉麗的娑羅寶樹，和樹下消暑的青年們所給與你的是什麼複雜的感覺，那是各人的人生觀問題，建築師可以不必參加意見。事實極明顯的，如東院幾進宜於消暑乘涼；西院的觀音堂總有人租住；堂前的方池——舊籍中無數記錄的方池——現在已成了游泳池，更不必贅述或加任何的註解。

「凝神映性」的池水，用來做鍛煉身體之用，在青年會道德德觀之下，自成道理——沒有康健的身體，焉能有康健的精神？——或許！或許！但怕池中的微生物雜菌不甚懂事。

池的四周原有精美的白石欄杆，已拆下疊成台階，做遊人下池的路。不知趣的，容易傷感的建築師，看了又一陣心酸。其實這不算稀奇，中世界的教皇們不是把古羅馬時代的廟宇當石礦用，採取那石頭去修「上帝的房子」嗎？這台階——欄杆——或也不過是將原來離經叛道「崇拜偶像者」的迷信廢物，拿去為上帝人道盡義務。「保存古物」，在許多人聽去當是一句迂腐的廢話。「這年頭！這年頭！」每個時代都有些人在沒奈何時，喊著這句話出出氣。

(2) 法海寺門與原先的居庸關

法海寺在香山之南，香山通八大處馬路的西邊不遠。一個很小的山寺，誰也不會上那裡去遊覽的。寺的本身在山坡上，寺門卻在寺前一里多遠山坡底下。坐汽車走過那一帶的人，怕絕對不會看見法海寺門一類無系輕重的東西的。騎驢或走路的人，也很難得注意到在山谷碎石堆那一點小建築物。尤其是由遠處看，它的顏色和背景非常相似。因此看見過法海寺門的人我敢相信一定不多。

特別留意到這寺門的人，卻必定有。因為這寺門的形式是與尋常的極不相同；有圓拱門洞的城樓模樣，上邊卻頂著一座喇嘛式的塔——一個縮小的北海白塔。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國建築裡所常見。

這圓木共門洞是石砌的。東面門額上題著「敕賜法海禪寺」，旁邊陪著一行「順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西面

額上題著三種文字，其中看得懂的中文是「口奄巴得摩烏室尼渴畢麻列口牛登吒」，其他兩種或是滿蒙各佔其一。走路到這門下，疲乏之餘，讀完這一行題字也就覺得輕鬆許多！

門洞裡還有隱約的畫壁，頂上一部分居然還勉強剩出一點顏色來。由門洞西望，不遠便是一座石橋，微拱的架過一道山溝，接著一條山道直通到山坡上寺的本身。

門上那座塔的平面略似十字形而較複雜。立面分多層，中間束腰石色較白，刻著生猛的浮雕獅子。在束腰上枋以上，各層重疊像階級，每級每面有三尊佛像。每尊佛像帶著背光，成一浮雕薄片，周圍有極精緻的琉璃邊框。像臉不帶色釉，眉目口鼻均伶俐秀美，全臉大不及寸餘。座上便是塔的圓肚，塔肚四面四個湯龕，中間坐著浮雕造像，刻工甚俊。龕邊亦有細刻。更上是相輪（或稱剎），剎座刻做蓮瓣，外廓微做盆形，底下還有小方十字座。最頂尖上有仰月的教徽。仰月徽去夏還完好，今秋已掉下。據鄉人說是八月間大風雨吹掉的，這塔的破壞於是又進了一步。

這座小小帶塔的寺門，除門洞上面一圈磚欄杆外，完全是石造的。這在中國又是個少有的例。現在塔座上斜長著一棵古勁的柏樹，為塔門增了不少的蒼姿，更像是做他的年代的保證。為塔門保存計，這種古樹似要移去的。憐惜古建的人到了這裡真是彷徨不知所措；好在古物保存如許不周到的中國，這憂慮未免神經過敏！

法海寺門特點並不在上述諸點，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卻是他的式樣與原先的居庸關相類似。從前居庸關上本

有一座塔的，但因傾頹已久，無從考其形狀。不想在乎郊竟有這樣一個發現。雖然在〈日下舊聞考〉裡法海寺只佔了兩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輕淡的「門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關原狀的立腳點看來，卻要算個重要的材料了。

(3) 杏子口的三個石佛龕

由八大處向香山走，出來不過三四里，馬路便由一處山口裡開過。在山口路轉第一個大彎，向下直趨的地方，馬路旁邊，微僕的山坡上，有兩座小小的石亭。其實也無所謂石亭，簡直就是兩座小石佛龕。兩座石龕的大小稍稍不同，而他們的背面卻同是不客氣的向著馬路。因為他們前面全是向南，朝著另一個山口——那原來的杏子口。

在沒有馬路的時代，這地方才不愧稱做山口。在深入三四十尺的山溝中，一道唯一的蜿蜒險狹的出路；兩旁對峙著兩堆山，一出口則豁然開朗一片平原田壤，海似的平鋪著，遠處浮出同孤島一般的玉泉山，托住山塔。這杏子口的確有小規模的「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特異形勢。兩石佛龕既據住北坡的頂上，對面南坡上也立著一座北向的，相似的石龕，朝著這山口。由石峽底下的杏子口往上看，這三座石龕分峙兩崖，雖然很小，卻頂著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裡，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異的快感和美感。

現時的馬路是在北坡兩龕背後繞過去，直趨下山。因其逼近兩龕，所以馳車過此地的人，絕對要看到這兩個特別的石亭子的。但是同時因為這山路危趨的形勢，無論是由香山西行，還是從八大處東去，誰都不願意冒險停住快駛的

汽車去細看這麼幾個石佛龕子。於是多數過路車客，全都遏制住好奇愛古的心，衝過去便算了。

假若作者是個細看過這石龕的人，那是因為他是例外，遏止不住他的好奇愛古的心，在衝過便算了不知多少次以後發誓要停下來看一次的。那一次也就不算過路，卻是帶著照相機去專程拜謁；且將車駛過那危險的山路停下，又步行到龕前後去瞻仰丰采的。

在龕前，高高地往下望著那刻著幾百年車轍的杏子口石路，看一個小泥人大小的農人挑著擔過去，又一個帶朵鬢花的老婆子，夾著黃色包袱，彎著背慢慢地踱過來，才能明白這三座石龕本來的使命。如果這石龕能夠說話，他們或不能告訴得完他們所看過經過杏子口底下的圖畫——那時一串駱駝正在一個跟著一個地穿出杏子口轉下一個斜坡。

北坡上這兩座佛龕是並立在一個小台基上，它們的結構都是由幾片青石片合成——（每面牆是一整片，南面有門洞，屋頂每層簷一片）。西邊那座龕較大，平面約一米餘見方，高約二米。重簷，上層簷四角微微翹起，值得注意。東面牆上有歷代的刻字，跑著的馬，人臉的正面等等。其中有幾個年月人名，較古的有「承安五年四月廿三日到此」，和「至元九年六月十五日□□□賈智記」。承安是金章宗年號，五年是公元一二〇〇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的年號，元順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是公元一二七二年。這小小的佛龕至遲也是金代遺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多年以上的風雨，依然存在。當時巍然頂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氣，現在被煞風景的馬路貶到盤坐路旁的謙抑；但它們的老資格卻並不因此減損，那種倚老賣老的倔強，差不

多是傲慢冥頑了。西面牆上有古拙的畫——佛像和馬——那佛像的樣子，驟看竟像美洲土人的Totem-Pole。

龕內有一尊無頭趺坐的佛像，雖像身已裂，但是流利的衣褶紋，還有「南宋朝」的遺風。

台基上東邊的一座較小，只有單簷，牆上也沒字畫。龕內有小小無頭像一軀，大概是清代補作的。這兩座都有蒼綠的顏色。

台基前面有寬二米長四米餘的月台，上面的面積勉強可以叩拜佛像。

南崖上只有一座佛龕，大小與北崖上小的那座一樣。三面做牆的石片，已成純厚的深黃色，像純美的煙葉。西面刻著雙鉤的「南」字，南面「無」字，東面「佛」字，都是徑約八分米。北面開門，裡面的佛像已經失了。

這三座小龕，雖不能說是真正的建築遺物，也可以說是與建築有關的小品。不止詩意畫意都很充足，「建築意」更是豐富，實在值得停車一覽。至於走下山坡到原來的杏子口裡往上真真瞻仰這三龕本來莊嚴峻立的形勢，更是值得。

關於北平掌故的書裡，還未曾發現有關於這三座石佛龕的記載。好在對於他們年代的審定，因有牆上的刻字，已沒有什麼難題。所可惜的是他們渺茫的歷史無從參考出來，為我們的研究增些趣味。

這篇文章，有三點值得注意。文章強調「建築意」。他們在文中開篇便指出：「這些美的存在，在建築審美者的眼裡，都能引

起特異的感覺，在『詩意』和『畫意』之外，還使他感到一種『建築意』的愉快。」「建築意」的提出，在詩畫之外，強調建築自己的藝術特點和美感，從建築本身來尋求它的藝術價值，無疑讓人們對建築的美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為建築研究和設計提供了新的指導思想。

強調「平民意識」的概念。文章提出：「建築審美可不能勢利的。大名顯赫，尤其是有乾隆御筆碑石來讚揚的，並不一定便是寶貝；不見經傳，湮沒在人跡罕至的亂草中間的，更不一定不是一位無名英雄。」這說明他們還是從建築本身來判斷它們的藝術價值，這才是真正科學的態度。

另外還強調要「慧眼識珠」，要從眾多平庸的建築中尋找真正的藝術傑作。北平郊區的古建築非常多，但大多是明清時期的，真正遼元時期的很少，也就是說，真正具有歷史、藝術價值的並不是很多，因而這是他們必須做到「慧眼識珠」。文中指出：臥佛寺的「平面佈置，在唐宋時代很是平常，敦煌畫壁裡的伽藍都是如此佈置，在日本各地也有飛鳥平安時代這種的遺例。在北平一帶（別處如何未得詳究），卻只剩這一處唐式平面了。所以人人熟識的臥佛寺……值得遊人將來重加注意的。」法海寺門的特點，「主要的卻是他的式樣與原先的居庸關相類似。從前居庸關上有一座塔的，但因傾頹已久，無從考其形狀。不想在平郊竟有這樣一個發現。雖然在《日下舊聞考》裡法海寺只佔了兩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輕淡的『門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關原狀的立腳點看來，卻要算個重要的材料了。」至於杏子口的「三座小龕，雖不能說是真正的建築遺物，也可以說是與建築有關的小品。不止詩意畫意都很充足，『建築意』更是豐富，實在值得停車一覽。至於走下山坡到原來的杏子口裡往上真真瞻仰這三龕本來莊嚴峻立的形勢，更是值得」。

由此可見，梁思成和林徽因有著豐富的建築史知識和獨到的審美眼光，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這篇考察報告，記述準確而又有條理，文筆活潑生動，妙趣橫生讀起來絲毫沒有學究氣，甚至可以稱作遊記散文。從這生動傳神的筆觸，可以斷定是林徽因所作。

一九三三年九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劉敦真、莫宗江等人，前往大同考察古建築。幾年之前他們就有前往大同考察的願望，因為那裡是南北朝佛教建築藝術的中心，有許多有價值的古建築，是研究古建築的學者必去之地。

他們乘坐一輛破舊的汽車，一路顛顛簸簸，好不容易才到達大同，下車後，又找不到一間乾淨的旅館安身，只好到梁思成在美國時的同學李景熙（大同火車站站長）家裡住宿，而一日三餐的飲食，則在一家酒樓吃一大碗湯麵（這還是向大同市當局求援得到的）。

他們著重對華嚴寺和善化寺作了測繪，並有可喜的發現。如華嚴寺的大雄寶殿是在已知道的古代木建築中體形最為巨大的，薄伽教藏是公元一〇三八年建成的佛經圖書館，又如善化寺三聖殿建成於公元一一二八至一一四三年，有自己的特點。類似的這些發現，都對遼金建築嬗變的研究有價值，因此林徽因感到非常高興。她曾說：「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裡面向著塑像瞠目結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願忘記那一剎那人生稀有的，由審美本能所觸發的銳感。」

考察完華嚴寺和善化寺後，林徽因、梁思成等人到雲岡考察石窟。雲岡石窟建造在綿延的峭壁上，在一個又一個的石窟裡，是一座座精美的佛像等石雕藝術品，它是「中國早期佛教史跡壯觀」，「更是後魏藝術之精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極重要時

期中難得的大宗實物遺證」。但是多年來，對雲岡石窟的研究卻少之又少，直到近代才陸續有學者進行研究。例如日本人伊東忠太、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垣等，但他們的研究大都致力於考察雲岡石窟所受的外來影響，從純建築藝術角度進行研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等則是開了首例。

當林徽因一行來到雲岡石窟時，面前的景像一片荒涼，周圍的山上光禿禿的，沒有樹，連草都很少，地裡的莊稼矮小而又雜亂，一片荒蕪的景象，看來應該很少有人來這裡遊覽。果然他們連住的旅館都沒有，只好在一家農戶的一間連門窗都沒有的屋子裡住了三天。當地氣候讓他們難以忍受，中午炎熱，晚上寒冷，吃的當然只能湊合，土豆和玉米麵糊已經是不錯了。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們每天不顧風吹日曬，爬到石窟前進行認真的測繪、考察，堅持將雲岡石窟的建築藝術作了系統的研究，而且很快寫出了論文〈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三卷第三、四期上。

該文是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作者以豐富的中外建築知識和中國歷史知識，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雲岡石窟做了三個方面的研究：一是石窟建造的年代、其佈置與構造；二是石窟中石刻上所表現的北魏建築物，如塔、柱、斗拱、屋頂等等；三是石窟中飛仙的雕刻以及上面的雕飾花紋的題材、樣式等。林徽因等人將雲岡石窟和敦煌印度洞窟和希臘、日本的建築藝術作了比較，得出這樣的結論：

雲岡石窟所表現的建築式樣，大部為中國固有的方式，並未受外來多少影響，不但如此，且使外來物同化於中國，塔即其例。……在結構根本原則及形式上，中國建築二千

多年來保持其獨立性，不曾被外來影響所動搖。所謂受印度希臘影響者，實僅限於裝飾雕刻兩方面的。

在雕刻上只強烈地觸動了中國雕刻藝術的新創造。——其精神、氣魄、格調，根本保持著中國固有的。而最後卻在裝飾花紋上，輸給中國以大量的新題材，新變化，新刻法，散佈流傳直至今日，的確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林徽因和梁思成從日本學者的調查中得知，在應縣有一座十一世紀的寶塔，當地人稱作「應州塔」。為了在出發前確認這座塔到底還在不在，梁思成在沒有電話的情況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寫信到「山西應縣最高等照相館」，弄到一張應縣木塔的照片。林徽因看到照片後說：「阿彌陀佛！幸虧思成傾心的不是什麼電影明星，要不，憑他的執著勁，誰都能追得到。」有趣的是，這家照相館索要的酬金很特別，他們要一點北京的信紙和信箋，因為他們那兒沒有紙店。

這次考察，林徽因沒有去，她通過梁思成寄回家的信得知木塔的情況。梁思成的考察經歷了很多艱險，一路顛簸不說，考察時所遇到的危險讓人感到驚心動魄。在工作的最後一天，梁思成在信中说：「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時前後狂風暴雨，雷電交作。我們正在最上層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險，不單是在二百八十多尺高將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繫在塔頂鐵質相輪之下，電母風伯不見得會講特別交情。我們急著爬下，則見實測記錄冊子已被吹開，有一頁已飛到欄杆上了。若再遲半秒鐘，則十天的工作有全部損失的危險。我們追回那一頁後，急步下樓——約五分鐘——到了樓下，卻已有一線驕陽，由藍天雲隙裡射出，風雨雷電已全簽了停戰協議了。」

經過這樣艱苦的考察後，林徽因頗有感觸，她說：

山西應縣的遼代木塔，說來容易，聽來似乎平淡無奇……但是西曆一〇五六年到現在，算起來是整整八百七十七年。古代完全木構的建築物高到二百八十五尺，在中國也就剩這一座，獨一無二的應縣佛宮寺塔了……現在唐代木構在國內還沒找到一個，而宋代所刊營造法式又還有困難不能完全解釋的地方，這距唐不久，離宋全盛時代還早的遼代，居然遺留給我們一些頂呱呱的木塔，高閣，佛殿，經藏，幫我們抓住前後許多重要的關鍵，這在幾個研究建築的死心眼人看來，已是了不起的事了。

在這整個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掙扎著他們重危的命運的時候，憑你有多少關於古代藝術的消息，你只感到說不出的難受！藝術是未曾脫離過一個活潑的民族而存在的；一個民族衰敗湮沒，他們的藝術也就跟著消沉僵死。知道一個民族在過去的時代裡，曾有過豐富的成績，並不保證他們現在仍然在活躍繁榮的。

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到了連祖宗傳留下來的家產都沒有能力清理，或保護；乃至於讓家裡的至寶毀壞散失，或竟拿到舊貨攤上變賣；這現象卻又恰恰證明我們這做子孫的沒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經都到了不能墮落的田地。睜著眼睛向舊有的文藝喝一聲「去你的，咱們維新了，革命了，用不著再留絲毫舊有的任何知識或技藝了」。這話不但不通，簡直是近乎無賴！

林徽因對中國古建築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見一斑，但當時的社會環境卻使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古建築毀壞散失，痛心疾首，卻無能為力。這種野外考察還帶給了林徽因和梁思成這樣久居城市的知識分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

人民的艱難生活和淳樸民風，這種經驗帶給了林徽因思想上很大的啟發。

正是因為有著相同的愛好和事業，林徽因和梁思成互相鼓勵、合作，在家庭和事業上，都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在談到林徽因對建築事業的熱愛和執著時，梁從誠說：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並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對她後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者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築系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瀋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啓鈴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中國營造學社」，並擔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當時，這個領域在我國學術界幾乎還是一片未經開拓的荒原。國外幾部關於中國建築史的書，還是日本學者的作品，而且語焉不詳，埋沒多年的我國宋代建築家李誠（明仲）的《營造法式》，雖經朱桂老熱心重印，但當父母在美國收到祖父寄去的這部古書時，幾乎完全不知所云。遍佈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它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佈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面前，還是一個未解之謎。西方學者對於歐洲古建築的透徹研究，對每一處實例的精確記錄、測繪，對於父親和母親來說，是一種啓發和激勵。留學時代，父親就曾寫信給祖父，表示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祖父鼓勵他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可見，父親進入這個領域，並不是一次偶然的選擇。

母親愛文學，但只是一種業餘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然而，對於古建築，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聖的事業來獻身的。……

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她把科學家的縝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於一身。從她關於古建築的研究文章，特別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她並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歎於「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个僅僅埋頭於記錄尺寸的和方位的建築技師。在她眼裡，古建築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歷史和人情的凝聚。一處半圯的古剎，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啓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築意」這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情」、「畫意」並列。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於任何「框框」，使她敢於用那麼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嘻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匯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彩，發表極高明的議論。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袖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美國友人

一九三二年，在一次聚會上，一對新婚不久的美國青年，驀然闖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們便是後來成為著名的社會學家、漢學家的費正清和夫人費慰梅。

當時，費正清和費慰梅都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這一對癡迷中國的人文歷史和文化藝術的年輕人基於共同的愛好，走到了一起，他們把結婚地點也選在了中國的古都北平。婚後兩個月，他們遇到了在北平最好的中國朋友林徽因和梁思成，從那時起，他們維繫了一種跨越國的、血濃於水的友誼。費慰梅在晚年回憶說：

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願意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作伴的感情。徽（wei）——她為外國的親密朋友所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兩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

在聚會上，他們為彼此的氣質和才學所吸引，一詢問，才知道兩家居然是相距不遠的近鄰。這使他們有了發現奇遇的興奮。新的友誼帶給了林徽因的生命新的活力。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每天又要操持那麼多的家務。在這繁忙的日子裡，她不忘擠出一點時間，來享受異國友人帶來的友誼。

費慰梅說：

她需要懂她的人來傾聽她的訴說。我們之間的交流完全

用英語，因為我還是個中文初學者時，她已經是精通英語的大師了。毫無疑問，若不是有英語當媒介，我們的友誼不會這麼深刻，如此長久。在她的知交圈子裡，有不少人掌握兩種語言。但是，在他們之間進行的思想交流仍主要是通過他們的母語，而我們倆在單獨交談中，卻選擇英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不久，我們便發現有著無數的共同語言，交換彼此的經驗，維護自己的論點，共享相同的信念。她在英語方面博而深的知識使我們能夠自在的交流，而她對英語的喜愛和嫺熟，也使我們在感情上更為接近。她發現有機會用英語來說出日常生活中的奇想，覺得很有意思。在我這方面，我那時剛剛跨過中國生活的門檻，她生動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導我登堂入室。……

隨著我們友誼的加深，我經常騎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時到梁家。紅漆雙扇大門深鎖，一個傭人把庭院入口的門門打開，我就得直穿過內花園去找徽因。在客廳裡一個舒適的角落裡坐下，泡上兩杯熱茶，我們迫不及待地那些為對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講出來。我們有時分析和比較中國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接著我們就轉向彼此在文學、藝術和冒險方面的許多共同興趣，談談對方不認識的朋友。

天才詩人徐志摩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她不時對我談起他，從來沒有停止思念他。我時常想，我們之間用流利的英語談著各種題材，那些充滿激情的話語，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間生動的對話的迴響。

那時，「星期六的碰頭會」費正清夫婦也經常參加，他們已經融入這個圈子裡面來。差不多每次大家在一起聚餐，林徽因都

有開心的故事講給大家，而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次林徽因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陳媽有一天驚惶地跑來說，在梁家西邊的緊鄰，房頂上裂開了一個大縫，因為在那裡居住的窮房客窮得修不起屋頂，托徽因向房東去求情，讓房東出錢修補，林徽因馬上去找房東，得知房客住的三間屋子每月只付五十個銅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在乾隆年間就租用這處房子，已經二百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終沒有變過，因此房東也沒有錢來維修。最後呢？最後林徽因捐給房東一筆修理房子的錢才把這個故事結束。大家笑起來。費慰梅說：「徽，真有你的！你向我們證明了過去的北京仍舊赫然存在。」

一九三四年八月，費正清夫婦借到了好友亞瑟·哈默博士的一座磨房。這座磨房坐落在山西汾陽城外峪道河畔，四周全是綠樹包圍，非常清爽。因而，他們邀請林徽因和梁思成到那兒避暑，考慮到可以同時到那裡考察古建築，林徽因和梁思成欣然前往。當他們到達磨房時，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那麼乾旱的地方竟然有這麼一道白水和古老的磨房，經過調查後，林徽因知道了此中的傳說和現實情況。她說：「汾陽城外峪道河，為山右絕好消暑的去處；地據白彪山麓，因神頭有『馬跑神泉』，自從宋太宗的駿騎蹄下踢出甘泉，救了乾渴的三軍，這泉水便沒有停流過。千年來為沿溪數十家磨坊供給原動力，直至電氣磨機在平遙創立了山西麵粉業的中心，這源源清流始間散的單剩曲折的畫意，輾轉輪聲既然消寂下來，而空靜的磨坊，便也成了許多洋人避暑的別墅。」

在北京時，費慰梅和梁思成每次相見都是來去匆匆，這次，他們每天三頓飯都在一起吃，因而她對梁思成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她發現這個平時沉靜的男子在飯桌上妙語連珠，一頓飯吃下來總是讓大家歡聲笑語不斷。飯後，梁思成就專心研究他的

建築，或是翻閱他帶來的歷史地理書。

對於林徽因夫婦來說，來此處的主要目的還不是避暑，而是考察古建築。他們很快就制定出一份考察計劃，準備到八個縣去，即：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和趙城。他們和費正清夫婦先是徒步，後騎毛驢考察了附近的寺廟。他們分工明確，費正清夫婦做丈量工作，梁思成拍照和做紀錄，林徽因則抄錄重要的碑文，合作得非常愉快。林徽因寫道：

在我們住處，峪道河的兩壁山巖上，有幾處小小廟宇。東巖上的實際寺，以風景幽勝著名。神頭的龍王廟，因馬跑泉享受了千年的煙火，正殿前有拓黑了的宋碑，為這年代的保證，這碑也就是這廟裡唯一的「古物」。西巖南頭有一座關帝廟，幾經修建，式樣混雜別有趣味。北頭一座龍天廟，雖然在年代或結構上並無可以驚人之處，但秀整不俗，我們卻可以當他作山西南部小廟宇的代表作品。

龍天廟在西巖上，廟南向，其東邊立面，廂廡後背，鐘樓及圍牆，成一長線剪影，隔溪居高臨下，隱約白楊間。在斜陽掩映之中，最能引起沿溪行人的興趣。……

廟周圍土坡上下有盤旋小路，坡孤立如島，遠距村落人家。廟前本有一片松柏，現時只剩一老松，孤傲聳立，緘默如同守衛將士。廟門鎮日閉鎖，少有開時，苟遇一老人耕作門外，則可暫借鑄鑰，隨意出入……

廟中空無一人，蔓草晚照，伴著殿廡石級，靜穆神秘，如在畫中。兩廂為「窰」，上乎頂，有磚級可登，天晴日美時，周圍風景全可入攬。此帶山勢和緩，平趨連接汾河東西區域；遠望綿山峰巒，竟似天外煙霞；但傍晚時，默立

高處，實不覺古原夕陽之感。近山各處全是赤土山級，層層平削，像是出自人工；農民多辟洞「穴居」，耕種其上。麥黍赤土，紅綠相間成橫層，每級土崖上所辟各穴，遠望似乎列橋洞，景物自成一種特殊風趣。沿溪白楊叢中，點綴土築平屋小院及磨坊，更錯落可愛。

龍天廟的平面佈置南北中線甚長，南面圍牆上辟山門。門內無照壁，卻為戲樓背面。山西中部南部我們所見的廟宇多附屬戲樓，在平面佈置上沒有向外伸出的舞台。樓下部為實心基壇，上部三面牆壁，一面開敞，向著正殿，即為戲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預備掛上帷幕可分成前後台。樓左開門，有石級十餘可上下。在龍天廟裡，這座戲樓正堵截山門入口處成一大照壁。……

這些記述簡潔形象，清晰條理，都可以當做很好的建築小品文來欣賞。

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還有更大的目標。一九三三年，在汾水下游，離他們居住的地方約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趙城附近的廣勝寺，發現一部宋版藏經，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廣勝寺大名遠播。梁思成和林徽因認為，如果藏經是宋代的版本，那麼寺廟也可能是宋代的，因而他們決定前去看個究竟。

本來那些距離並不算什麼，租一輛汽車一天就能到達，但是當時閻錫山為了抗擊南京政府軍北上攻擊山西，正在叫他的部隊在從南入山西的唯一通道——汾水北岸的公路上鋪窄軌鐵路，以阻止標準軌道的火車和汽車開進山西。但這一情況並沒有壓倒他們前去的決心，他們從傳教士那裡租來一輛汽車，裝上所有的必備品往趙城開去。當時大雨滂沱，把黃土路淋成了爛泥塘，使得他們寸步難行，到日落時分，才走了幾十公里，還沒

有到河邊，於是他們只好下車，祝那位司機回程一路平安。正巧附近有一座廟，他們前幾天還來考察過，便不管條件多麼艱苦，在那兒先住了下來。

第二天，他們租了兩輛驢車，僱船過河，向介休前進了二十五公里。到黃昏時分，他們看到了閻錫山的窄軌鐵路，高高低低，東倒西歪地橫臥在路上。當晚，他們投宿旅館，並考察了介休城。

天亮後，他們繼續趕路，在靈石遇到了幹活的鐵路工人，此時，他們遇到了更大的麻煩，所有的人力車都被征去鋪路了，他們一輛都雇不到，幸好一位旅店老闆幫他們找到三輛人力車。他們把行李扔到車上，徒步繼續往前走。

到了晚上，他們在一個村子裡停下，但卻找不到住所，絕望中，他們把一座門樓當做避難所，但這裡面早就住上了一群士兵，他們很是惱火，太吵太嚷起來。後來來了一名上校，把他的私人住宅撥給了他們一間，這才總算有了住處。

第二天，他們急於往南趕路，但是上校又來了，他堅持要陪他們遊覽一下城鎮，拖延了好一會兒，他們才終於脫身。一路疾走，天黑的時候他們離霍州還有十二公里，總不能就在荒山野嶺過夜，於是他們又花錢買通車伕，並雇了一個小男孩打著燈籠在前面領路，他們在後面的泥路裡跟著往前走，這樣一直走到夜裡十一點，才到達霍州。幸好還未關城門，他們得以進城，並投宿在一個傳教站裡。一位仁慈的中國女基督徒給他們端來一碗碗麵湯，他們一氣喝下去，倒頭便睡了。

在霍州，他們休整了兩天。這期間，林徽因和梁思成冒雨考察了霍州的幾處建築，接著，他們繼續朝廣勝寺前進。此時，天晴了，豔陽高照，彷彿預示著他們這次旅行的美好的目的地就要到來。

一直走到傍晚，他們才到達趙城。一到那兒，他們便直奔據當地報紙說是唐代建築的一處廟宇，但等他們到達那兒後卻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失望之際他們投靠一處傳教站，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年老而孤獨的女傳教士羅姆克，她非常熱情，不但提供了食宿，還讓他們洗了個熱水澡。

距離他們的目的地霍山山脈南端的廣勝寺還有二十公里，天亮後他們又一路奔走，直到傍晚，才終於到達。林徽因寫道：

廣勝寺距趙城縣城東南約四十里，據霍山南端。寺分上下兩院，俗稱「上寺」「下寺」。上寺在山上，下寺在山麓，相距里許（但是照當地鄉人的說法卻是上山五里下山一里）。

由趙城縣出發，約經二十里平原，地勢始漸高，此二十里雖說是平原，但多黏土平頭小岡，路陷赤土谷中，蜿蜒出入，左右只見土崖及其上麥黍，頭上一線蓋天，炎日當頂，極乏趣味。後二十里積漸坡斜，直上高岡，盤繞上下，既可前望山巒屏嶂，俯瞰田隴農舍，乃又穿行幾處山莊村落，中間小廟城樓，街巷裡井，均極優雅有畫意：樹亦漸多漸茂，古干有合抱的，底下必供著樹神，留著香火の痕跡。山中甘泉至此已成溪，所經地域，婦人童子多在濯菜浣衣，利用天然。泉清如琉璃，常可見底，見之使人頓覺清涼，風景是越前進越嫵媚可愛。

但快到廣勝寺時，卻又走到一片平原上，這平原浩蕩遼闊乃是最高一座山腳的干河床，滿地石片，幾乎不毛，不過霍山如屏，晚照斜陽早已在望，氣象反開朗宏壯，現出北方風景的性格來。

因為我們向著正東，恰好對著廣勝寺前行，可看其上下兩院殿宇，及寶塔，附依著山側，在夕陽渲染中閃爍輝映，直至日落。寺由山下望著難近，我們卻在暮靄中兼程一時許，至人困驟乏，始趕到下寺門前。……

到達廣勝寺後，他們受到了僧侶們的熱情歡迎。他們不僅招待他們吃飯，還讓他們挑選自己喜歡的地方擺開帆布床歇息。林徽因和梁思成選擇了大殿裡面的大佛下面，以便研究上面的建築物，而費正清夫婦則睡在小鐘樓護欄裡的露天平台上，以便能夠望見夜晚燦爛的星空。

經過對廣勝寺的認真考察，他們有很多發現。譬如，他們知道廣勝寺始建於東漢建和元年，經唐、宋、元歷代重修，明清兩代又予以補葺，它的諸門殿在結構上為我國建築中少有等等。最吸引他們的是毗盧殿，這座大殿，是廡式殿，殿內兩山施大爬梁，結構奇特，是元代建築藝術富有成就的實例。

之後，他們乘公共汽車回到汾縣。此時，他們已經在山西考察了一個多月，身心俱疲，兩對夫婦決定在這裡分手。然而林徽因夫婦從前坐車經過晉祠時，看到了晉祠正殿的側影，十分雄偉壯觀，一直念念不忘，所以他們在乘車從汾縣回太原時，決定中途下車遊覽晉祠。當時他們可是抱著一不做二不休的決心來考察的，林徽因說：「如果錯過那末後一趟公共汽車回太原的話，也只好聽天由命，晚上再設法露宿或住店。」

來到晉祠，果然不出所料，林徽因描述道：「晉祠佈置又像廟觀的院落，又像華麗的宮苑，全部兼有開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樓閣古樹婆娑池流映帶之間，實像個放大的私家園亭。」「所謂唐槐周柏，雖不能斷其為原物，但枝幹奇偉，虬曲橫臥，煞是可觀。池水清碧，游魚閒逸，還有後山石級小

徑樓觀石亭各種襯托。各殿雄壯，巍然其間，使初進園時的印象，感到俯仰堂皇，左右秀媚，無所不適。」在建築方面，他們發現，「聖母廟大殿，重簷歇山頂，面闊七間進深六間，平面幾成正方形，在佈置上，至為奇特。……前廊異常空敞，在我們尚屬初見」。

在斗拱上，其下昂的形式和用法，也是他們未曾見過的奇例。之後，梁思成、林徽因返回北平。這歷時一個多月、行程三百多里的艱辛考察，他們收穫頗豐。回來後，少做休息，他們便開始撰寫〈晉汾古建築預查記略〉一文，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一九三五年三月第五卷第三期上，全文長達三點五萬字，並附有七十多幅壯觀的古建築圖片。文章詳細記述了龍天廟、廣勝寺、女媧廟、晉祠等幾十處古建築，文筆簡練生動，記述條理清楚，一發表即得到圈內人士的廣泛好評。

費慰梅後來談到他們的這次考察遊覽時，還提及了路上林徽因對所見所聞的敏感以及反應。這對我們瞭解林徽因會有所幫助。費慰梅說：「徽因一如既往，對週遭事物極端敏感。當她休息夠了的時候，對美麗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迎之以喜悅。但是當她累了，或因為某種原因情緒低落，這時的她可能很難對付。其實，這一次碰到的一些事，我們感覺都不太好。可是她在這時就會大聲咒罵起來，這對從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隨時保持風度』的我來說，頗受刺激。」

十月，還沒有好好休息的梁思成夫婦應浙江建設廳邀請，到杭州商討六和塔重修計劃。之後，他們又去浙江南部武義宣平鎮和金華天寧寺作古建築考察。

當年，費慰梅和丈夫費正清經常在北京城門外租安裝好馬鞍的馬，在郊區馳騁，或去鄉村考察，從中得到極大的快樂。看到

林徽因有時心情不好，費慰梅夫婦無法幫助她排憂解難，便拉她到郊外去騎馬，林徽因因此欣然接受邀請。

一九三五年底，林徽因經常跟費慰梅一起外出騎馬。費慰梅後來回憶說：「在馬背上她真是棒極了。顯然騎驢給了她信心和『坐姿』。馬對於韉繩的敏感反應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種驚嚇。她回來時由於迎著料峭的寒風騎馬快跑而兩頰潮紅、黑眼睛閃亮。這種體育運動完全沒有損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於她的身體，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們預定離開的日子只有六個星期了，而民族危機始終存在，但我們直到最後一刻仍能經常去騎馬。徽因買到了一對馬鞍、一套暖和的衫褲以及一頂舒服的皮帽子，興致勃勃地扮演著她的新角色——女騎師。」

當費慰梅夫婦回國後，林徽因寫信給他們，還高興地提到了騎馬一事：

自從你們兩人來到我們身邊，並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對生活以及總體上對未來的新看法以來，我變得更加年輕、活潑和有朝氣了。每當我回想起今年冬天我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我自己都會感到驚訝並充滿感激之情。

你們知道，我是在雙重文化的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雙重文化的接觸與活動對我是不可少的。在你們倆真正在（北總部胡同）三號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我總是覺得若有所失，缺了點什麼，有一種精神上的貧乏需要營養，而你們的「藍色書信」充分地補足了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歲大，比我老成。他們提供不了多少樂趣，反而總是要從思成和我身上尋求靈感和某些新鮮東西。我常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騎馬（還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個世界煥然一新。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我如何能熬過我們民族頻繁的危機所帶來的緊張、困惑和憂鬱？騎馬也有其象徵意義。在我總認為都是日本人和他們的攻擊目標的齊化門外（即今北京市朝陽門——作者注），現在我可以看到農村小巷和寒冬中的廣袤的原野，散佈著銀色的纖細枯枝，寂靜的小廟和人們可以懷著浪漫的自豪偶爾跨越的橋。

林徽因的生命因為有了費慰梅夫婦的友誼而煥發出更強的活力，更圓潤的光彩。





活躍於北方文壇

一九三三年七月，朱光潛從國外留學回來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每月在慈慧殿三號的家中舉辦一次「讀詩會」。當時北平大部分作家文人都前來參加，比如梁宗岱、馮至、孫大雨、周作人、葉公超、沈從文、蕭乾、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廢名等，林徽因也經常參加，而且時常在會上發出異彩，引人注目。沈從文描述「讀詩會」時曾說：

這些人或曾在讀詩會上作過有關於詩的談話，或者曾把新詩舊詩外國詩當眾誦過，讀過，說過，哼過。大家興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詩在誦讀上，究竟有無成功可能？新詩在誦讀上已經得到多少成功？新詩究竟能否誦讀？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詩作者和關心者於一處，這個集會可以說是極難得的，且為此後不易如此集中的。

當時長於填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國語體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詩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習德文詩的馮至先生，對英文詩富有研究的葉公超、孫大雨、羅念生、周煦良、朱光潛、林徽因諸先生，都輪流讀過些詩。朱週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誦過幾回新詩舊詩，俞先生選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選用福建土腔同樣讀過一些詩。總結來看，就知道自由詩不能在誦讀上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詩若讀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唧唧，並無多大意味。多數作者來讀他自己的詩，輕輕地讀，環境又優美合宜，因作者誦讀的聲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點詩的好處。……

這個集會，在我這個旁觀者的印象上，得來一個結論，就是：新詩若要極端「自由」，就完全得放棄某種形式上由聽覺得來的成功打算。但是趨勢所向，這種「新」很容易

成為「晦」，為不可解。……若不然，想要從聽覺上成功，那就得犧牲一點「自由」，無妨稍稍向後走，承認現實，走回頭路，在詞藻與形式上多注點意，得到誦讀詩傳達的便利，林徽因、馮至、林庚幾人的詩，可以作例。

這個「讀詩會」可以說是一九二六年徐志摩、聞一多等人在聞一多家中組織的「讀詩會」的延續。它有力地團結了北平的一批作家文人，對新詩的健康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蕭乾回憶當時林徽因在「讀詩會」上的風采時說：「那以後，我們還常在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上見面。我也跟著大家稱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位學識淵博、思想敏捷，並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細，並且對文章常有犀利和獨到的見解。對於好惡，她從不模稜兩可。同時，在批了一頓什麼之後，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一次我記得她當面對梁宗岱的一首詩數落了一通，梁詩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服氣的。於是，在『讀詩會』的一角，他們抬起槓來。」

這年秋天，沈從文擔任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沈從文幾年前就與林徽因相識，而且是很好的朋友。他非常欣賞林徽因的才華，經常向她約稿。

一九三四年春，「學文社」成立，林徽因是其重要成員之一，另外還有葉公超、聞一多、余上沅、饒夢侃、梁實秋、沈從文、朱光潛等，該社於五月一日出版《學文》月刊創刊號。林徽因不僅設計了封面，還發表了詩歌〈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小說〈九十九度中〉。「學文」來源於「行有餘力，則致以學文」一語。「學文社」的成立，標誌著「京派」作為一個文學社團已經

形成。作為三〇年代北方文壇最主要的力量，「京派」作家開始逐漸展示自己在文藝理論和創作上的實力。

這一年，林徽因儘管要外出考察古建築，參加各種文藝活動，到學校或其他場合演講，處理各種家務，但她仍然筆耕不輟，創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詩歌〈秋天，這秋天〉、〈年關〉、〈你是人間的四月天〉、〈憶〉，中篇小說〈九十九度中〉等。四首詩寫得各有特色。如〈秋天，這秋天〉：

……

秋天的驕傲是果實，
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
不獻出你積累的馨芬；
交出受過光熱的每一層顏色；
點點灑盡你最難堪的酸愴。
這時候，
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喚；
更用不著閉上眼祈禱；
（向著將來的將來空等盼）；
只要低低的，在靜裡，低下去
已晒倦的頭來承受，——承受
這葉落了的秋天
聽風扯緊了絃索自歌挽：
這秋，這夜，這慘的變換！

此詩風格沉鬱悲壯，沒有經歷過人生的洗練，很難寫得出「只要低低的，在靜裡，低下去/已晒倦的頭來承受，——承受/這葉落了的秋天/聽風扯緊了絃索自歌挽：/這秋，這夜，這慘的變換！」林徽因的一生何嘗不是如此，以難以想像的毅力，承受著人生的艱辛，最終取得輝煌的成就。

又如：〈你是人間的四月天——一句愛的讚頌〉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響點亮了四面風；輕靈
在春的光艷中交舞著變。
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
黃昏吹著風的軟，星子在
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
那輕，那嫵婷，你是，鮮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著，你是
天真，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
雪花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
初放芽的綠，你是；柔嫩喜悅
水光浮動著你夢期待中白蓮。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
在梁間呢喃，——你是愛，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這首詩是林徽因寫給兒子梁從誡的，藉以表達自己對兒子無比的喜愛之情，以及從兒子身上看到的生的希望和活力。

再比如〈年關〉，則是通過年關的景象，表達詩人對下層人民的同情：

這是年關，年關，有人
由街頭走著，估計著，
孤零的影子斜映著，
一年，又是一年辛苦，
一盤子算珠的艱和難。

日中你斂住氣，夜裡，
 你喘，一條街，一條街，
 跟著太陽燈光往返，——
 人和人，好比水在流，
 人是水，兩旁樓是山！
 一年，一年，
 連年裡，這穿過城市
 胸臆的辛苦，成千萬。
 成千萬人流的血汗，
 才會造成了像今夜
 這神奇可怕的燻爛！
 看，街心裡橫一道影
 燈盞上開著血印的花
 夜的涼霧和塵沙中
 進展，展進；許多口裡
 在喘著年關，年關……

除了這首〈年關〉外，林徽因對下層勞動人民的同情在小說〈九十九度中〉中有著更為集中的體現。〈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的小說代表作，作者通過對京都生活的全景式的描繪，多角度呈現了市民階層生活的橫斷面。小說通篇都洋溢著一個「熱」字。一面是有錢的人熱熱鬧鬧地祝壽，熱熱鬧鬧地結婚娶媳婦；一面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挑夫、洋車伏在炎熱的日子裡為生活而奔波；一面是所謂的上流社會中人的空虛、無聊、庸俗；一面是下層勞動人民的艱辛、勤勞、愚昧。作品結構獨特，描寫細膩，是一幅真實的市井風俗畫。

在《學文》創刊號發表之後，〈九十九度中〉在文學界贏得廣泛好評。李健吾曾撰文稱讚這篇小說：

我繞了這許多彎子，只為證明〈九十九度中〉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製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只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唯其這裡包含著一種獨特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面。在這樣溽暑的一個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們的眼前，沒有組織，卻又組織；沒有條理，卻又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這是個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個原來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動之中，呈出一個複雜的有機體。用她狡獪而犀利的筆鋒，作者引著我們，跟隨飯莊的挑擔，走進一個平凡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戀的，有作愛的，有慶壽的，有成親的，有享福的，有熱死的，有索債的，有無聊的，……全都那樣親切，卻又那樣平靜——我簡直要說透明；在這紛繁的頭緒裡，作者隱隱埋伏下一個比照，而這比照，不替作者宣傳，卻表示出她對人類的同情。一個女性的細密而蘊藉的情感，一切在這裡輕輕地彈起共鳴，卻又和粼粼的水紋一樣輕輕地滑開。

李健吾還指出，〈九十九度中〉受英國小說的影響，達到了「一個甚高的造詣」。

在現代中國，每一個面對現實，對現實有所關懷的文人都在象牙塔和十字街頭之間徘徊，並為此感到苦惱。朱光潛曾說，「我回頭聽到未來大難中神號鬼哭，猛然深深地覺得我們的文學和我們的時代環境間的離奇的隔闕」。林徽因也不例外。她在〈窗子以外〉中集中表達了自己的困惑：

話從哪裡說起？等到你要說話，什麼話都是那樣渺茫地找不到個源頭。

此刻，就在我眼簾底下坐著是四個鄉下人的背影；一個人頭上包著黯黑的白布，兩個褪色的藍布，又一個光頭。他們支起膝蓋，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牆上休息。每人手裡一件簡單的東西；一個是白木棒，一個籃子，那兩個在樹蔭底下我看不清楚。無疑地他們已經走了許多路，再過一刻，抽完一筒旱煙以後，是還要走許多路的。蘭花煙的香味頻頻隨著微風，襲到我官覺上來，模糊中還有幾段山西梆子的聲調，雖然他們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鐵紗窗以外。鐵紗窗以外，話可不就在這裡了。永遠是窗子以外，不是鐵紗窗就是玻璃窗，總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動的顏色、聲音、生的滋味，全在那裡的，你並不是不能看到，只不過是永遠地在你窗子以外罷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區域的起伏的山巒，昨天由窗子外映進你的眼簾，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動著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麼麥黍，都有人流過汗；每一粒黃的什麼米粟，都有人吃去；期間還有的是周折，是熱鬧，是緊張！可是你則並不一定能看見，因為那所有的周折，熱鬧，緊張，全都你窗子以外展演著。

在家裡罷，你坐在書房裡，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裡兩樹馬纓，幾棵丁香；榆葉梅橫出瘋杈的一大枝；海棠因為缺乏陽光，每年只開個兩三朵——葉子上滿是蟲蟻吃的創痕，還捲著一點焦黃的邊；廊子幽秀地開著扇子式，六邊形的格子窗，透過外院的日光，外院的雜音。什麼送煤的來了，偶然你看到一個兩個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臉；什麼米送到了，一個人揹著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過屏門；還有自來水、電燈、電話公司來收賬的，胸口斜掛著皮口袋，手裡推著一輛自行車；更有時廚子來個朋友了，滿臉

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進門房；什麼趙媽的丈夫來拿錢了，那是每月一號一點都不差的，早來了你就聽到兩個人唧唧噥噥爭吵的聲浪。那裡不是沒有顏色，聲音，生的一切活動，只是他們和你總隔個窗子，——扇子式的，六邊形的，紗的，玻璃的！

你氣悶了把筆一擱說，這叫做什麼生活！你站起來，穿上不能算太貴的鞋襪，但這雙鞋和襪的價錢也就比——想它做什麼，反正有人每月的工資，一定只有這價錢的一半乃至於更少。你出去雇洋車了，拉車的嘴裡所討的價錢當然是要比例價高得多，難道你就傻子似地答應下來？不，不，三十二子，拉就拉，不拉，拉倒！心裡也明白，如果真要充內行，你就該說，二十六子，拉就拉——但是你好意思爭！

車開始張動了，世界仍然在你窗子以外。長長的一條胡同，一個個大門緊緊地關著。就是有開的，那也只露出一角，隱約可以看到裡面有南瓜棚子，底下一個女的，坐在小凳上縫縫做做的；另一個，抓住還不能走路的小孩子，伸出頭來喊那邊路賣白菜的。至於白菜是多少錢一斤，那你是聽不見了，車子早已拉得老遠，並且你也無需乎知道的。在你每月費用之中，伙食是一定佔去若干的。在那一筆伙食費裡，白菜又是多麼小的一個數。難道你知道了門口賣的白菜多少錢一斤，你真把你哭喪著臉的廚子叫來申斥一頓，告訴他每一斤白菜他多開了你一個「太子兒」？

車越走越遠了，前面正碰著糞車，立刻你拿出手絹來，皺著眉，把鼻子蒙得緊緊的，心裡不知怨誰好。怨天做的事太古怪；好好的美麗稻麥卻需要糞來澆！怨鄉下人太不怕臭，不怕髒，發明那麼兩個籃子，放在鼻前手車上，推

著慢慢走！你怨市裡行政人員不認真辦事，如此髒臭不衛生的舊習不能改良，十餘年來對這糞車難道真無辦法？為著強烈的臭氣隔著你窗子還不夠遠，因此你想到社會衛生事業如何還辦不好。

路漸漸好起來，前面牆高高的是個大衙門。這裡你簡直不只隔個窗子，這一帶高高的牆是不通風的。你不懂裡面有多少辦事員，辦的都是什麼事；多少濃眉大眼的，對著鄉下人做買賣的吆喝詐取；多少個又是臉黃黃的可憐蟲，混半碗飯分給一家子吃。自欺欺人，裡面天天演的到底是什麼把戲？但是如果裡面真有兩三個人拼了命在那裡奮鬥，為許多人掙一點便利和公道，你也無從知道！

到了熱鬧的大街了，你仍然像在特別包廂裡看戲一樣，本身不會，也不必參加那齣戲；倚在欄杆上，你在審美的領略，你有的是一片閒暇。但是如果這裡洋車伕問你在哪裡下來，你會吃一驚，倉卒不知所答。生活所最必需的你並不缺乏什麼，你這出來也就是不必需的活動。

偶一抬頭，看到街心和對街鋪子前面那些人，他們都是急急忙忙地，在時間金錢的限制下採辦他們生活所必需的。兩個女人手忙腳亂地在監督著店裡的夥計稱秤。二斤四兩，二斤四兩的什麼東西，且不必去管，反正由那兩個女人的認真的神氣上面看去，必是非同小可，性命交關的貨物。並且如果稱得少一點時，那兩個女人為那點吃虧的份量必定感到重大的痛苦；如果稱得多時，那夥計又知道這年頭那損失在東家方面真不能算小。於是那兩邊的爭持是熱烈的，必需的，大家聲音都高一點；女人臉上呈塊紅色，頭髮披下了一縷，又用手抓上去；夥計則維持著客氣，口裡嚷著：錯不了，錯不了！

熱烈的，必需的，在車馬紛紜的街心裡，忽然由你車邊衝出來兩個人；男的，女的，各各提起兩腳快跑。這又是幹什麼的，你心想，電車正在拐大彎。那兩人原就追著電車，由軌道旁邊擦過去，一邊追著，一邊向電車上賣票的說話。電車是不容易趕的，你在洋車上真不禁替那街心裡奔走趕車的擔心。但是你也知道如果這趟沒趕上，他們就可以在街旁站個半點來鐘，那些寧可望穿秋水不雇洋車的人，也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而必需計較和節省到洋車同電車價錢上相差的數目。

此刻洋車跑得很快，你心裡繼續著疑問你出來的目的，到底採辦一些什麼必需的貨物。眼看著男男女女擠在市場裡面，門首出來一個進去一個，手裡都是持著包包裹裹，裡邊雖然不會全是他們當日所必需的，但是如果當中夾著一盒稍微奢侈的物品，則亦必是他們生活中閃閃著亮光的一個愉快！你不是聽見那人說麼？裡面草帽，一塊八毛五，貴倒貴點，可是「真不賴」！他提一提帽盒向著打招呼的朋友，他摸一摸他那剃得光整的腦袋，微笑充滿了他全個臉。那時那一點迸射著光閃的愉快，當然的歸屬於他的享受，沒有一點疑問，因為天知道，這一年中他多少次地克己儉省，使他賺來這一次美滿的，大膽的奢侈！

那點子奢侈在那人身上所發生的喜悅，在你身上卻完全失掉作用，沒有閃一星星亮光的希望！你想，整年整月你所花費的，和你那窗子以外的周圍生活程度一比較，嚴格算來，可不都是非常糜費的用途？每奢侈一次，你心上只有多難過一次，所以車子經過的那些玻璃窗口，只有使你更惶恐，更空洞，更懷疑，前後彷徨不著邊際。並且看了店裡那些形形色色的貨物，除非你真是傻子，難道不曉得它

們多半是由那一國工廠裡製造出來的！奢侈是不能給你愉快的，它只有要加增你的戒懼煩惱。每一尺好看點的紗料，每一件新鮮點的工藝品！

你詛咒著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檢點行裝說，走了，走了，這沉悶沒有生氣的生活，實在受不了，我要換個樣子過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剎的名勝，又可以知道點內地純樸的人情風俗。走了，走了，天氣還不算太壞，就是走他一個月六禮拜也是值得的。

沒想到不管你走到哪裡，你永遠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內的。不錯，許多時髦的學者常常驕傲地帶上「考察」的神氣，架上科學的眼睛，偶然走到哪裡一個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無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檢查他們的行李，有誰不帶著罐頭食品，帆布床，以及別的證明你還在你窗子以內的種種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們的皮包，那裡短不了有些鈔票；一到一個地方，你有的是一個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裡望，所看到的多半則仍是再你窗子以外，隔層玻璃，或是鐵紗！隱隱約約你看到一些顏色，聽到一些聲音，如果你私下滿足了，那也沒有什麼，只是千萬別高興起說什麼接觸了，認識了若幹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過！洋鬼子們的一些淺薄，千萬學不得。

你仍然坐在窗子以內的，不是火車的窗子，汽車的窗子，就是客棧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無形中習慣的窗子，把你攔在裡面。接觸和認識實在談不到，得天獨厚的閒暇生活先不容你。一樣是旅行，如果你背上揹的不是照相機而是一點做買賣的小血本，你就需要全副的精神來走路：你得留神投宿的地方；你得計算一路上每吃一次燒餅

和幾顆沙果的錢；遇到同行的戰戰兢兢的打招呼，互相捧出誠意，遇著困難時好互相關照幫忙，到了一個地方你是真帶著整個血肉的身體到處碰運氣，緊張的境遇不容你不奮鬥，不與其他奮鬥的血和肉的接觸，直到經驗使得你認識。

前日公共汽車裡一列辛苦的臉，那些談話，裡面就有很多生活的份量。陝西過來做生意的老頭和那旁坐的一股客氣，是不得已的；由交城下車的客人執著紅粉包紙煙遞到汽車行管事手裡也是有多少理由的，穿棉背心的老太婆默默地挾住一個藍布包袱，一個錢包，是在用盡她的全副本領的，果然到了冀村，她錯過站頭，還多虧別個客人替她要求車伕，將汽車推行兩里路，她還不太相信地望著那村站，口裡嚙口蘇著這地方和上次如何兩樣了。開車的一面發牢騷一面爬到車頂替老太婆拿行李，經驗使得他有一種涵養，行旅中少不了有認不得路的老太太，這個道理全世界是一樣的，倫敦警察之所以特別和藹，也是從迷路的老太太孩子們身上得來的。

話說了這許多，你仍然在廊子底下坐著，窗外送來溪流的喧響，蘭花煙氣味早已消失，四個鄉下人這時候當已到了上流「慶和義」磨坊前面。昨天那裡磨坊的夥計很好笑的滿臉掛著麵粉，讓你看著磨坊的構造；坊下的木輪，屋裡旋轉著的石碾，又在高低的院落裡，來回看你所不經見的農具在日影下列著。院中一棵老槐、一叢鮮艷的雜花、一條曲曲折折引水的溝渠，夥計和氣地說閒話。他用著山西口音，告訴你，那裡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麵粉，每包的價錢約略兩塊多錢。又說這十幾年來，這一帶因為山水忽然少了，磨坊關閉了多少家，外國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做他

們避暑的別墅。慚愧的你說，你就是住在一個磨坊裡面，他臉上堆起微笑，讓麵粉一星星在日光下映著，說認得認得，原來你所租的磨坊的主人，一個外國牧師，待這村子極和氣，鄉下人和他還都有好感情。

這真是難得了，並且好感的由來還有實證。那就是那一天早上你無意中出去探古尋勝，這一省山明水秀，古剎寺院，動不動就是宋遼的原物，走到山上一個小村的關帝廟裡，看到一個鐵鐸，刻著萬曆年號，原來是萬曆賜這村裡慶成王的後人的，不知怎樣流落到賣古董的手裡。七年前讓這牧師買去，晚上打著玩，嘹亮的鐘聲被村人聽到，急忙趕來打聽，要湊原價買回，情辭懇切。說起這是他們呂姓的祖傳寶物，決不能讓它流落出境，這牧師於是真個把鐵鐸還了他們，從此便在關帝廟神前供奉。

這樣一來你的窗子前面便展開了一張浪漫的圖畫，打動了你的好奇，管它是隔一層或兩層窗子，你也忍不住要打聽點底細，怎麼明慶成王的後人會姓呂！這下子文章便長了。

如果你的祖宗是皇帝的嫡親弟弟，你是不會，也不願，忘掉的。據說慶成王是永樂的弟弟，這趙莊村裡的人都是他的後代。不過就是因為他們記得太清楚了，另一朝的皇帝都有些老大不放心，雍正間詔命他們改姓，由姓朱改為姓呂，但是他們還有用二十字排行的方法，使得他們不會弄錯他們是這一脈子孫。

這樣一來你就有點心跳了，昨天你雇來打水洗衣服的不也是趙莊村來的，並且還姓呂！果然那土頭土腦圓臉大眼的

少年是個皇裔貴族，真是有失尊敬了。那麼這村子一定窮不了，但事實上則不見得。

田畝一片，年年收成也不壞。家家戶戶門口有特種圍牆，像個個小小堡壘——當時防匪用的。屋子裡面有大漆衣櫃衣箱，櫃門上白銅擦得亮亮；炕上棉被紅紅綠綠也頗鮮艷。可是據說關帝廟裡已有四年沒有唱戲了，雖然戲台還高巍巍地對著正殿。村子這幾年窮了，有一位王孫告訴你，唱戲太花錢，尤其是上邊使錢。這裡到底是隔個窗子，你不懂了，一樣年年好收成，為什麼這幾年村子窮了，只模模糊糊聽到什麼軍隊駐了三年多等，更不懂是，村子向上一年的辛苦後的娛樂，關帝廟裡唱唱戲，得上面使錢？既然隔個窗子聽不明白，你就通氣點別儘管問了。

隔著一個窗子你還想明白多少事？昨天雇來呂姓倒水，今天又學著鬼子東逛西逛，跑到下面養有雞羊，上面掛有武魁匾額的人家，讓他們用你不懂得的鄉音招呼你吃菜，炕上坐，坐了半天出到門口，和那送客的女人周旋客氣了一回，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替你倒盥水洗衣裳的呂姓王孫的媽，前晚上還送餅到你家來過！

這裡你迷糊了。算了算了！你簡直老老實實地坐在你窗子裡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會明白的。

文章深刻地表現了知識分子想瞭解社會現實而又不能的苦悶心態。但是，作為京派作家中的一員，在現實生活中，林徽因還是認可了京派文人對待社會的基本態度：對社會黑暗現實不滿，也接觸過下層勞動人民，同情他們的遭遇，但同時認識到自己

對這一切都無力改變，只能用自己手中的筆，通過自己所長，來創造有益於社會發展的精神財富。這也是京派作家對自己的社會角色的定位。而林徽因的一生，則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驅心瀝血，在文學創作和建築研究及設計上，為社會貢獻自己的才華和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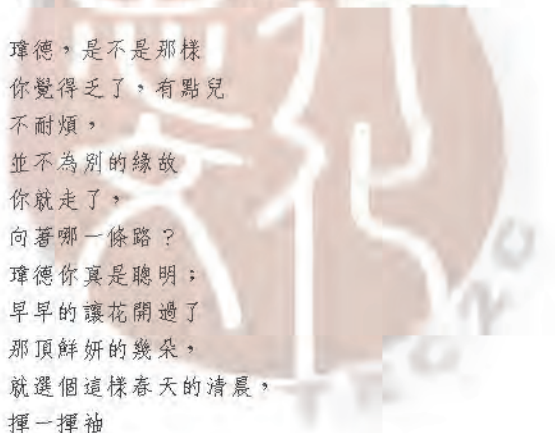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初，林徽因肺病復發，協和醫院的醫生要求她立即停止工作，臥床休息三年。這種好意的安排，對於事業心極強的林徽因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但她最後還是答應醫生休息六個月。梁思成去山東參加修繕曲阜孔廟的時候，她請了一位護士在家裡，以方便自己治療。梁思成回來後，她再次上香山療養。此外，盛夏時她還去過北戴河一趟。

這年七月，蕭乾接手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每月在北平中央公園「今來雨軒」舉行組稿茶話會。每次邀來一、二十位朋友，一邊聊天，一邊品茶，談文學，談人生，蕭乾的許多稿子就是在這樣的茶會上徵得的。林徽因每次必到，並在會上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她的言論經常語驚四座，深受大家歡迎，她也成為茶會上引人注目的人物。這一時期林徽因也創作了幾篇重要的作品：詩歌〈吊瑋德〉、小說〈吉公〉和〈紀念志摩去世四週年〉。

〈吊瑋德〉一詩，是為紀念新月派後期的年輕詩人方瑋德而做的。方瑋德（一九〇八—一九三五），安徽桐城人。他的父親方孝岳、表兄宗白華、九姑方令儒，都是著名的學者詩人，因而他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學熏陶。後來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外國文學系讀書，從一九二九年起在《新月》、《文藝》和《詩刊》等期刊上發表詩歌，頗受聞一多、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讚賞，被視為新月派的後起之秀。他的詩寫得既輕靈飄逸，又凝重細膩，其作品〈海上的聲音〉和〈幽子〉深受讀者喜愛。一九三一

年，方瑋德大學畢業後到廈門集美學校任教，並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一九三三年身患肺病，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病逝於北平醫院，年僅二十七歲。有〈瑋德詩集〉、〈秋夜蕩歌〉、〈丁香花詩集〉傳世。

方瑋德的病逝，對一直非常欣賞他、對他期望甚高，而且自己也在病中的林徽因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在方瑋德病逝後的那幾天，她一直神情黯然，不時流淚，出於真情所動，她特地送殯法源寺，不知不覺間又淚流滿面。在極度傷心的情況下，她寫下了〈吊瑋德〉一詩來寄托自己的哀思。



瑋德，是不是那樣
你覺得乏了，有點兒
不耐煩，
並不為別的緣故
你就走了，
向著哪一條路？
瑋德你真是聰明；
早早的讓花開過了
那頂鮮妍的幾朵，
就選個這樣春天的清晨，
揮一揮袖
對著曉天的煙霞
走去，輕輕的，輕輕的
背向著我們。
春風似的不再停住！
春風似的吹過，
你卻留下
永遠的那麼一顆

少年人的信心；
少年的微笑
和悅的
灑落在別人的新枝上。
我們驕傲
你這驕傲
但你，瑋德，獨不惆悵
我們這一片
懦弱的悲傷？

黯淡是這人間
美麗不常走來
你知道。
歌聲如果有，也只在
幾個唇邊旋轉！
一層一層塵埃，
淒愴是各樣的安排，
即使狂瀾不起，狂瀾不起，
這遠近蒼茫，
霧裡狼煙，
誰還看見花開！

你走了，
你也走了，
盞走了，再帶著去
那些兒馨芳，
那些個嘹亮，
明天再明天，此後
寂寞的平凡中

都讓誰來支持？
一星星理想，難道
從此都空掛到天上？
瑋德你真是個詩人
你是這般年輕，好像
天方放曉，鐘剛敲響……
你卻說倦了，有點兒
不耐煩忍心，
一條虹橋由中間拆斷；
情願聽杜鵑啼唱，
相信有明月長照，
寒光水底能依稀映成
那一半連環
憧憬中
你詩人的希望！
瑋德是不是那樣
你覺得乏了，人間的悵惘
你不管；
蓮葉上笑著展開
浮煙似的詩人的腳步。
你只相信天外那一條路？

林徽因為方瑋德這位早熟的天才過早地隕落感到傷悲，由此，她聯想到這黑暗的現實、黯淡的人生，因為有了這位傑出的詩人而添了幾分亮色，如今，詩人已逝，現實中的人卻還要繼續生活下去，點著自己心中的那盞燈，為了自己的理想在這黑暗的現實中繼續前行。

《吉公》是林徽因的系列短篇小說「模影零篇」之二。小說的主人公吉公靠自己摸索、奮鬥而成為一位機械師，他「到輪船上做事，到碼頭公司裡任職，更進而獨立地創辦的他的小規模絲織廠」，以至於「景況非常富裕；子女四人，在各個學校裡讀書，對於科學都非常嗜好，尤其是內中一個，特別聰明，屢得學校獎學金等」。不過，林徽因認為，他「不經過訓練，自己琢磨出來的機器師，他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認真地說，他仍是個失敗者」。唯一的希望，是「希望他這個兒子所生的時代與環境合適於他的聰明，能給他的發展的機會不再重複他老子的悲劇。並且在生命的道上，我祝他早遇到同情的鼓勵，敏捷地達到他可能的成功。這得失且並不是吉公個人的，而可以計算作我們老朽的國家的」。那麼，這希望有沒有可能呢？作品的結尾寫道：「但是我則仍然十分懷疑。」作品表現了林徽因的一種重要思想，即在積貧積弱的中國，非常有必要學習先進科學知識，但是處於中國這樣的悲劇現實，不僅老一輩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就是新一輩，能否學到真本事，成為有用的人才，也令人感到不那麼有自信。

一九三四年十月，林徽因應浙江省建設廳的邀請，前往浙江商討杭州六合塔重修事宜，之後他們又去了浙江其他幾個地方考察古建築。十一月十九日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沒想到會經過這樣一個小站——硤石。林徽因寫下了這些文字：

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過你的家鄉，在昏沉的夜色裡我獨立火車門外，凝望著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憶許多不相連續的過往殘片，直到生和死間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車似的蜿蜒一串疑問在蒼茫間奔馳。我想起你的：

火車禽住軌，在黑夜裡奔
過山，過水，過……

如果那時候我的眼淚曾不自主地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會原諒我的。你應當相信我不會向悲哀投降，什麼時候我都相信倔強的忠於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說：

就憑那精窄的兩道，算是軌，
馱著這份重，夢一般的累墜！

就在那時候我記得火車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進，我也隨著酸愴的詩意，那「車的呻吟」，「過荒野，過池塘……過噤口的村莊」。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鄉。

今年又輪到今天這一個日子！世界仍舊一團糟，多少地方是黑雲佈滿著粗筋絡往理想的反面猛進，我並不在暗說，當我寫：

信仰只一細柱香，
那點子亮再經不起西風
沙沙地隔著梧桐樹吹

朋友，你自己說，如果是你現在坐在我這位子上，迎著這一窗太陽：眼看著菊花影在牆上描畫作態；手臂下倚著兩疊今早的報紙；耳朵裡不時隱隱地聽著朝陽門外「打靶」的槍彈聲；意識的，潛意識的，要明白這生和死的迷，你又該寫成怎樣一首詩來，紀念一個死別的朋友？

此時，我卻是完全地一個糊塗！習慣上我說，每椿事都像造物的意旨，歸根都是運命，但我也知道每一個日子是多少機緣巧合湊攏來拼成的圖案，但我也疑問其間的擺佈誰是主宰。據我看來：死是悲劇的一章，生則更是一場悲劇的主幹！我們這一群劇中的角色自身性格與性格矛盾：

理智與情感兩不相容；理想與現實當面衝突；側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轉，昨日和昨日堆疊起來混成一片不可避脫的背景，做成我們週遭的牆壁或氣氳，那麼結實又那麼縹渺，使我們每一個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個時候裡都是那麼主要，又是那麼渺小無能為！

此刻我幾乎找不出一句話來說，因為，真的，我只是個完全的糊塗；感到生和死一樣的不可解，不可懂。

巧遇亡友的故鄉，一份突如其來的悲傷襲擊過來，讓林徽因感到有些窒息。往事似疾行的火車，一幕幕一閃而過，那張熱情的笑臉，那些爽朗的笑聲，那一首首飽含深情的詩作，那刻骨銘心的愛戀……又是亡友去世的日子，然而，三年過去了，世界仍舊是一團糟，而自己還在理智與情感、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奔突、掙扎，努力做出一點成就，努力地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但又是「那麼渺小無能為」！

徐志摩去世幾年來，眾人對於他的曲解和誤解一直存在。在眾說紛紜、對詩人還沒有做公允評說的時候，林徽因為了剖析謬誤，還詩人一個真面目，還志摩的詩一個公正的評價，一吐心中的塊壘，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去世四週年的時候，寫了〈紀念志摩去世四週年〉：

今天是你走脫這世界的四週年！朋友，我們這次拿什麼紀念你？前兩次的用香花感傷地圍上你的照片，抑住嗓子底下歎息和悲哽，朋友和朋友無聊地對望著，完成一種紀念的形式，儼然是愚蠢的失敗。因為那時那種近於感傷，而又不夠宗教莊嚴的舉動，除卻點明了你和我們中間的距離，生和死的間隔外，實在沒有別的成效；幾乎完全不能達到任何真實紀念的意義。……

但是我卻要告訴你，雖然四年了你脫離去我們這共同活動的世界，本身停掉參加牽引事體變遷的主力，可是誰也不能否認，你仍立在我們煙濤渺茫的背景裡，間接地是一種力量，尤其是在文藝創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間接地你任憑自然的音韻，顏色，不時的風輕月白，人的無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斷悠續地仍然在我們中間繼續著生，仍然與我們共同交織著這生的糾紛，繼續這生的理想。你並不離我們太遠。你的身影永遠掛在這裡那裡，同你生前一樣的飄忽，愛在人家不經意間時蒞止，帶來勇氣的笑聲也總是那麼嘹亮，還有，還有經過你熱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詩，一首一首仍串著許多人的心旋轉。

說到你的詩，朋友，我正要正經的同你再說一些話。你不要不耐煩。這話遲早我們總要說清的。人說蓋棺論定，前者早已成了事實，這後者在這四年中，說來叫人難受，我還未曾讀到一篇中肯或誠實的評論，雖然對你的讚美和攻訐由你去世後一周間，就紛紛開始了。但是他們每人手裡拿的都不像純文藝的天平；有的喜歡你的為人，有的疑問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單單尊崇你詩中所表現的思想哲學，有的僅喜愛那些軟弱的細緻的句子，有的每發議論必須牽涉到你的個人生活之合乎規矩方圓，或斷言你是輕薄，或引證你是浮奢奢侈！朋友，我知道你從不介意過這些，許多人的淺陋老實或刻薄處你早就領略過一堆，你不止未曾生過氣，並且常常表現憐憫同原諒；你的心情永遠是那麼潔淨；頭老抬得那麼高；胸中老是那麼完整的誠摯；臂上老有那麼許多不折不撓的勇氣。但是現在的情形與以前卻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這裡，做你朋友的，眼看著你被誤解，曲解，乃至於謾罵，有時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別誤會我心眼兒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誤解曲解謾罵，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們誰都需要有人瞭解我們的時候，真瞭解我們，即使是痛下針砭，罵著了我們的弱處錯處，那整個的我們卻因而更增添了意義，一個作家文藝的總成績更需要一種就文論文，就藝術論藝術的和平判斷。

你在《猛虎集》「序」中說「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你卻並未說明為什麼寫詩是一樁慘事，現在讓我來個註腳好不好？我看一個人一生為著一個愚誠的傾向，把所感受到的複雜的情緒嘗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鍋爐裡燒煉成幾句悠揚鏗鏘的語言（哪怕是幾聲小唱），來滿足他自己本能的藝術的衝動，這本來是個極尋常的事。哪一個地方哪一個時代，都不斷有這種人。輪著做這種人的多半是為著他情感來得比尋常人濃富敏銳，而為著這情感而發生的衝動更是非實際的——或不全是實際的——追求，而需要那種藝術的滿足而已。說起來寫詩的人的動機多麼單簡可憐，正是如你「序」裡所說「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靈」！雖然有些詩人因為他們的成績特別高厚廣闊包括了多數人，或整個時代的藝術和思想的衝動，從此便在人間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詩人」兩字無形中掛著崇高的色彩。這樣使一般努力於用韻文表現或描畫人在自然萬物相交錯時的情緒思想的，便被人看成做誇大狂的旗幟，需要同時代人的極冷酷的譏訕和不信任來撲滅它，以挽救人類的尊嚴和健康。

我承認寫詩是慘淡經營，孤立在人中掙扎的勾當，但是因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這上面單純的信仰和誠懇的嘗試，為同業者奮鬥，衛護他們的情感的愚誠，稱揚他們的

藝術創造，自己從未曾求過虛榮，我覺得你始終是很逍遙舒暢的。如你自己所說：「滿頭血水」，你「仍不曾低頭」，你自己相信「一點性靈還在那裡掙扎」，「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

簡單地說，朋友，你這寫詩的動機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寫詩的態度是誠實，勇敢而倔強的。這在討論你詩的時候，誰都先得明瞭的。

至於你詩的技巧問題，藝術上的造詣，在這新詩仍然彷徨歧路的嘗試期間，誰也不能堅決地論斷，不過有一樁事我很想提醒現在討論新詩的人，新詩之由於無條件無形制寬泛到幾乎沒有一定的定義時代，轉入這討論外形內容，以至於音節韻腳章句意象組織等藝術技巧問題的時期，即是根據著對這方面努力嘗試過的那一些詩，你的頭兩個詩集子就是供給這些討論見解最多材料的根據。外國的土話說「馬總得放在馬車的前面」，不是？沒有一些嘗試的成績放在那裡，理論家是不能老在那裡發一堆空頭支票的，不是？

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裡倔強地嘗試用功，你還會用盡你所有活潑的熱心鼓勵別人嘗試，鼓勵「時代」起來嘗試，——這種工作最犯風頭嫌疑的，也只有你膽子大頭皮硬頂得下來！我還記得你要印詩集子時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實說還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輩中間難為情過，我也記得我初聽到人家找你辦《晨報副刊》時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個臉抓起兩把鼓槌子為文藝吹打開路乃至於掃地，鋪鮮花，不顧勞力的非難，新勢力的懷疑，你幹你的事「事在人為，做了再說」那股子勁，以後別處也還很少見。

現在你走了，這些事漸漸在人的記憶中模糊下來，你的詩和文章也散漫在個小本集子裡，壓在有極新鮮的封皮的新書後面，誰說起你來，不是馬馬糊糊地承認你是過去中一個勞力，就是拿能夠挑剔看輕你的詩為本事（散文人家很少提到，或許「散文家」沒有詩人那麼光榮，不值得注意），朋友，這是沒法子的事，我卻一點不為此灰心，因為我有我的信仰。

我認為我們這寫詩的動機既如前面所說那麼簡單愚誠；因在某一時，或某一刻敏銳地接觸到生活上的鋒芒，或偶然地觸遇到理想顛峰上雲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們所習慣的語言中，編綴出一兩串近於音樂的句子來，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實際的真美，讀詩者的反應一定有大半也和我們這寫詩的一樣誠實天真，僅想在我們句子中間由音樂性的愉悅，接觸到一些生活的底蘊滲合著美麗的憧憬；把我們的情緒給他們的情緒搭起一座浮橋；把我們的靈感，給他們生活添些新鮮；把我們的痛苦傷心再揉成他們自己憂鬱的安慰！

我們的作品會不會再長存下去，就看它們會不會活在那一些我們從來不認識的人，我們作品的讀者，散在各時、各處互相不認識的孤單的人的心裡的，這種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並不需要我們的關心的。你的詩據我所知道的，它們仍舊在這裡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濃淡參差地繫在那些詩句中，另一端印在許多不相識人的心裡。朋友，你不要過於看輕這種間接的生存，許多熱情的人他們會為著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識的。傷心的僅是那些你最親熟的朋友們和同興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們中間的事實，將要永遠是個不能填補的空虛。

你走後大家就提議要為你設立一個「志摩獎金」來繼續你鼓勵人家努力詩文的素志，勉強象徵你那種對於文藝創造擁護的熱心，使不及認得你的青年人永遠對你保存著親熱。如果這事你不覺得太寒儉不夠熟氣，我希望你原諒你這些朋友們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著給我們勇氣來做這一些蠢誠的事吧。

林徽因指出，評判一個詩人的總成績要根據就文論文，就藝術論藝術的和平判斷的評價原則。徐志摩寫詩的態度是「愚誠，是誠實，勇敢而倔強的」，他在詩歌創作中的大膽嘗試，對新詩發展所作的貢獻應該得到充分肯定。他的詩歌將會長久的「印在許多不相識人的心裡」，「加增了生的意識」。徐志摩作為中國現代新詩史上一位著名的詩人，他的成就和貢獻對新詩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對於最親密的朋友來說，「你不在他們中間的事實，將要永遠是個不能填補的空虛」！

一九三五年，林徽因的生活中還發生一些讓她非常苦惱的事情。這年上半年，林徽因同父異母的弟弟林恆從福建來到北平林徽因家裡住，準備報考清華大學的機械系。林恆天資聰明，勤奮好學，為人誠懇，林徽因非常喜歡他，盡量幫助他使其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但林徽因的母親卻對林恆非常不滿。早年在家庭裡受到的傷害讓她難以忘懷，如今，她把當年的氣一股腦地都發洩到林恆身上。因而在林徽因不在家的時候，林徽因的母親和林恆之間的關係就搞得非常糟糕。林徽因夾在母親和弟弟中間，左右為難，她知道其中的癥結所在，但又沒辦法排解，因而精神上非常苦惱。她在致費慰梅的一封信中抱怨說：

三天來我自己的母親簡直把我逼進了人間地獄。這話一點也不過分。頭一天我發現母親有點體力不支，家裡有種不祥的氣氛。我只好和我的異母弟弟深談過去，以建立一種

相互瞭解並使目前這種密切來往能夠維持下去。

這搞得我筋疲力盡並深受傷害，到我臨上床時真恨不得去死或從來沒有出生在這麼個家裡過……我知道自己其實是個幸福而走運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戰爭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創傷，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點殘痕重現，就會讓我陷入過去的厄運之中。

舊的苦惱還沒解決，新的苦惱接踵而至。十二月初，林恆參加「一二九」示威遊行時遭到軍警的毒打，失蹤十二小時沒有音信。林徽因不見他回來，非常著急，不停地打電話，派人四處尋找他的下落。梁思成深夜裡到北平醫院治傷的學生中尋找，也沒能找到他。家裡人十分擔心。直到半夜，林徽因才接到林恆的電話，說受傷後為躲避追捕，正躲在西城一個小學校裡。

她邊聽邊流淚，放下電話，立即驅車趕到位於西城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裡的小學，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林恆，把他接回家裡。林恆的精神、身體恢復過來以後，決定放棄報考清華大學，改報空軍學院，立志當一名飛行員，準備以身許國，抗擊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六年春，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蕭乾把一項重要的任務交給了他一直非常敬佩的林徽因，這就是選編《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這是京派文學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林徽因非常重視這項工作，認真地從報紙上的無數篇章中披沙揀金，搜集優秀作品。

同年九月，在上海籌辦《大公報》滬版的蕭乾回到北平，為了紀念《大公報·文藝副刊》接辦十週年，舉辦了全國性文藝作品徵文，請一些在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和評論家擔任評委，其

中有葉聖陶、巴金、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凌叔華等。這些評委主要是京派作家群中的骨幹力量。在這次評委聚會上，蕭乾和林徽因等商定了《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這本書的選目和序言。在所選的三十篇作品中，有蹇先艾的〈美麗的夢〉，蕭乾的〈蠶〉、〈道旁〉、〈小蔣〉，宋翰庭的〈一點回憶〉，祖文的〈避難〉，李同愈的〈報復〉，沈從文的〈箱子巖〉、〈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過嶺者〉，盧焚〈陰影〉，沙汀的〈鄉約〉，老捨的〈聽來的故事〉，李健吾的〈書獄子〉等等。

《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裡有許多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沈從文、楊振聲、李健吾、凌叔華、老捨、張天翼等，也有文壇上的陌生面孔，如寒谷、威深、李輝英等。這說明林徽因在編選的時候，不以作者的名氣的大小，而純粹從作品的好壞來評判是否入選。林徽因專門為此書寫了〈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一文，闡述了自己的文學觀和對入選作品的看法。該書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印有精裝、平裝兩種，深受讀者歡迎，很快就售完。

林徽因在〈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中寫道：

《大公報·文藝副刊》出了一年多，現在要將這第一年中屬於創造的短篇小說提出來，選出若干篇，印成單行本供給讀者更方便的閱覽。這個工作的確該使認真的作者和讀者兩方面全都高興。

這裡篇數並不多，人數也不多，但是聚在一個小小的選集裡也還結實飽滿，拿到手裡可以使人充滿喜悅的希望。

我們不怕讀者讀過了以後，這燃起的希望或者又會踏下變成失望。因為這失望竟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讀者對創造界

誠懇地抱著很大的理想，心裡早就疊著不平常的企望。但只要讀者誠實的反應，我們都不害怕。因為這裡是一堆作者老實的成績，合起來代表一年中創造界一部分的試驗，無論拿什麼標準來衡量它，斷定它的成功或失敗，誰也沒有句話說的。

現在姑且以編選人對這多篇作品所得的感想來說，供讀者瀏覽評閱這本選集時一種參考，簡單的就是底下的一點意見。

如果我們取鳥瞰的形勢來觀察這個小小的局面，至少有一個最顯著的現象展在我們眼下。在這些作品中，在題材的選擇上似乎有個很偏的傾向：那就是趨向農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勞力者的生活描寫。這傾向並不偶然，說好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他們——農人與勞力者——有濃重的同情和關心；說壞一點，是一種盲從趨時的現象。但最公平的說，還是上面的兩個原因都有一點關係。描寫勞工社會，鄉村色彩已成一種風氣，且在文藝界也已有一點成績。初起的作家，或個性不強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覺地，因襲種種已有眉目的格調下筆。尤其是在我們這時代，青年作家都很難過自己在物質上享用，優越於一般少受教育的民眾，便很自然地要認識鄉村的窮苦，對偏僻的內地發生興趣，反倒撇開自己所熟識的生活不寫。拿單篇來講，許多都寫得好，還有些特別寫得精彩的。但以創造界全盤試驗來看，這種偏向表示貧弱，缺乏創造力量。並且為良心的動機而寫作，那作品的藝術成分便會發生疑問。我們希望選集在這一點上可以顯露出這種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純真，刺激作家們自己更有個性，更熱誠地來刻畫這多面錯綜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

除卻上面對題材的偏向以外，創造文藝的認真卻是毫無疑問的。前一時代在流暢文字的煙幕下，刻薄地以諷刺個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說，現已無形地擯出努力創造者的門外，衰減下去幾至絕跡。這個情形實在也值得我們作者和讀者額手相慶的好現象。

在描寫上，我們感到大多數所取的方式是寫一段故事，或以一兩人物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椿事發生的始末為主幹，單純地發展與結束。這也是比較薄弱的手法。這個我們疑惑或是許多作者誤會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過窄的緣故。生活大膽的斷面，這裡少有人嘗試，剖示貼己生活的矛盾也無多少人認真地來做。這也是我們中間一種遺憾。

至於關於這裡短篇技巧的水準；平均的程度，編選人卻要不避嫌疑地提請讀者注意。無疑的，在結構上，在描寫上，在敘事與對話的分配上，多數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運用。生澀幼稚和冗長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藝早期中毫無愧色地散見於各種印刷物中，現在已完全斂跡。通篇的連貫，文字的經濟，著重點的安排，顏色圖畫的鮮明，已成為極尋常的標準。在各篇中我們相信讀者一定還不會不覺察到那些好處的；為著那些地方就給了編選人以不少愉快和希望。

最後如果不算離題太遠，我們還要具體地講一點我們對於作者與作品的見解。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即是作品需誠實於作者客觀所明瞭，主觀所體驗的生活。小說的情景即使整個是虛構的，內容的情感卻全得藉力於迫

真的，體驗過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虛假來支持著傷感的「情節」！所謂誠實並不是作者必需實際的經過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確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極明瞭，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許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鮮，而故意地選擇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並不熟識的生活來做題材，然後敲詐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鋪張出自己所沒有的情感，來騙取讀者的同情。這種創造既浪費文字來誇張虛偽的情景和傷感，那些認真的讀者要從文藝裡充實生活認識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煩和失望的。

生活的豐富不在生存方式的種類多與少，如做過學徒，又拉過洋車，去過甘肅又走過雲南，卻在客觀的觀察力與主觀的感覺力同時的銳利敏捷，能多面地明瞭及嘗味所見、所聽、所遇。種種不同的情景；還得理會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關係與牽連；固定的與偶然的中間所起戲劇式的變化；最後更得有自己的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學。

一個生活豐富者不在客觀地見過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觀地能激發很複雜，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夠同情於人性的許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個作者，在運用文字的技術學問外，必須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觀與客觀之間，感覺和瞭解之間，理智上進退有餘，情感上橫溢奔放，記憶與幻想交錯相輔，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筆下才現著活力真誠。他的作品才會充實偉大，不受題材或文字的影響，而能持久普遍的動人。

這些道理，讀者比作者當然還要明白點，所以作品的估價永遠操在認真的讀者手裡，這也是這個選集不得不印書，獻與它的公正的評判者的一個原因。

林徽因明確指出，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尤其是裡面支撐全篇的感情是真誠的，否則，為文造情也只能產生蒼白無力的作品，這是林徽因文學觀最根本的一點。

林徽因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也說：

對，我瞭解你對工作的態度，我也正是那樣工作，雖然有時和你不盡相同。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裡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於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麼是我經過思考才瞭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的想把它傳達給別人的。對我來說，「讀者」並不是「公眾」，而是比戚友更能瞭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並且在聽了之後，會喜，會悲。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林徽因之所以如此看重文藝上的「真誠」，是因為她本人就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一個絕不講虛情假意，赤誠地面對世界，面對他人的人。

參加這些重要的文學活動，必然要佔據很多時間，會和家裡的一些事情發生衝突，林徽因也常常為此而苦惱。她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說：

每當我做那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於

是，我趕緊幹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幹不完，並且一樁樁地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邊，並且在一路上詛咒我幹著的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幹這種家務，有時還幹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認真寫著點什麼或從事一類工作，同時意識到我在怠慢了家務，我就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老實說，我倒挺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生了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很不公道。

從一九三七年起，京派作家為了進一步促進京派文學的發展，加強京派文學的力量，由胡適和楊振聲牽頭，準備籌辦一份《文學雜誌》，由朱光潛來擔任主編，編委則主要是朱光潛家「讀詩會」的成員：林徽因、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廢名、葉公超等八人，後來又加上了上海的李健吾和武漢的陳西滢。胡適同王雲五接洽，把新誕生的雜誌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雜誌》主張文藝自由獨立，提出中國新文藝要走更寬廣的路子，廣泛吸收各種新思想，不以某一派別為最高原則，防止文藝狹窄化到只走一條小路。朱光潛在發刊詞中把對文藝活動的基本態度，總結為八個字：「自由生發，自由討論。」反對空談「聯合戰線」，主張自由的思想。在這種寬容的氛圍中，京派同仁時常進行自由的辯論，而其中三位最愛爭辯的，據說是林徽因、沈從文、葉公超。

林徽因對此刊的創辦非常熱心，親自設計創刊號封面，並發表四幕劇《梅真同他們》。《文學雜誌》在眾多京派同仁的努力下，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很快抗日戰爭爆發，雜誌不得不停刊。

京派文學不得已在走向高潮的時候，匆匆謝幕，文學史上的京派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結束了，對於林徽因來說，這也標誌著她文學創作的黃金歲月的結束。

這年五月，林徽因參與組織的《大公報》文藝評獎活動幾經周折之後，終於公佈評獎結果：盧焚的〈谷〉獲小說獎，曹禺的〈日出〉獲戲劇獎，何其芳的〈畫夢錄〉獲散文獎。據說，評委於一月份在楊振聲家裡聚會時，林徽因力主何其芳的〈畫夢錄〉、盧焚的〈谷〉獲獎，認為〈畫夢錄〉在散文上的成功，可以與〈日出〉在戲劇上的成功媲美，並說〈日出〉可謂題材與穿插兼長之范作。最後評議的結果與林徽因的判斷一致，說明林徽因的確具有過人的藝術眼光。

除了這些主要的文藝活動之外，林徽因還不時在美術設計上小試身手。曹禺在天津主演改編自《愷吝人》的話劇《財狂》，全部的佈景配置和舞台設計，都由林徽因擔任。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所學的舞台設計算是派上了用場。

她還與梁思成合作，為《大公報·文藝副刊》設計了若干插圖。其中一幅叫「犄角」的插圖，是在北戴河冒著酷暑趕製出來的。林徽因在附信中說：「現在的圖案是好了，十之八九是思成的手筆。在選材及佈局上，我們輪流草稿討論。說來慚愧，小小的一張東西，我們竟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還好，並且是漢刻，純粹中國創造藝術的最高造詣，用來對於創作前途有點吉利。」蕭乾接到插圖後非常高興，使用時還特意加了評語，說這幅「美麗的圖案」，「壯麗典雅」，是這副刊「精彩的犄角」！

此外，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林徽因還參加文化界的一些政治活動，以表達自己的聲音和對國家的責任。此時期，

日本侵略者對北平虎視眈眈，北平上空戰爭的陰雲密佈，而國民黨卻一再退縮讓步。在這民族危亡的時刻，林徽因作為文藝界發起人之一，簽署並發表北平、天津各大學及文化界人士參加的〈平津文化界對時局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項主張。正如梁從誡所說：「三〇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藝。」

在頻繁的文學活動中，林徽因的創作也達到了高峰。這一時期，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林徽因還創作了二十多首詩歌：〈深笑〉、〈風箏〉、〈記憶〉、〈靜院〉、〈無題〉、〈黃昏過泰山〉、〈畫夢〉、〈八月的憂愁〉、〈過楊柳〉、〈冥想〉、〈你來了〉、〈籐花前——獨過靜心齋〉、〈旅途中〉、〈靜坐〉、〈十月獨行〉、〈時間〉、〈前後〉等；文藝論文〈究竟怎麼一回事〉；散文〈蛛絲和梅花〉；小說〈文珍〉（系列小說「模影零篇」之三）和〈繡繡〉（系列小說「模影零篇」之四）等。

〈深笑〉一首，可以看出林徽因本時期內總體上的詩歌美學追求，清新、細膩、純淨，彷彿每一個句子都有很高的透明度，同時又很講究韻律美、建築美和音樂美：

是誰笑得那樣甜，那樣深，
 那樣圓轉？一串一串明珠，
 大小閃著光亮，迸出天真！
 清泉底浮動，泛流到水面上，
 燦爛，分散！

是誰笑得好花兒開了一朵？
 那樣輕盈，不驚起誰。
 細香無意中，隨著風過，
 拂在短牆，絲絲在斜陽前

掛著，留戀。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
笑成這萬千個風鈴底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底簷邊
搖上 雲天？

〈籐花前——獨過靜心齋〉一首，則是用獨特的意象、全新的審美角度，像工匠砌造寶塔一樣，用語言營造著一個全美的藝術世界。古典主義的理性與典雅，浪漫主義的熱情與明朗，象徵主義的含蓄與隱密，這三者在她的詩中形成了和諧的統一，共同構成了林徽因詩歌藝術的特點：

紫籐花開了
輕輕地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紫籐花開了
輕輕地放著香，
沒有人知道。
樓不管，曲廊不作聲，
藍天裡白雲行去，
池子一脈靜；
水面散著浮萍，
水底下掛著倒影。

紫籐花開了，
沒有人知道！
藍天裡白雲行去，

小院，
無意中我走到花前。
輕香，風吹過
花心，
風吹過我，——
望著無語，紫色點。

此外，林徽因在〈究竟怎麼一回事〉中較為詳細地闡述了自己創作的體會和詩歌主張：

寫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寫詩，或可說是要抓緊一種一時閃動的力量，一面跟著潛意識浮沉，摸索自己內心所禁迴，所著重的情感——喜悅，哀思，憂怨，戀情，或深，或淺，或纏綿，或熱烈，又一方面順著直覺，認識，辨味，在眼前或記憶裡感官所觸遇的意象——顏色，形體，聲音，動靜，或細緻，或親切，或雄偉，或詭異；再一方面又追著理智探討，剖析，理會這些不同的性質，不同份量，流轉不定的情感意象所互相融會，交錯策動而發生的感念；然後以語言文字（運用其聲音意義）經營，描畫，表達這內心意象，情緒，理解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裡，適應或矛盾的所共起的波瀾。

寫詩，或又可說是自己情感的，主觀的，所體驗瞭解到的；和理智的客觀的所體察辨別到的，同時達到一個程度，騰沸橫溢，不分賓主地相互起了一種作用，由於本能的衝動，憑著一種天賦的興趣和靈巧，駕馭一串有聲音，有圖畫，有情感的語言，來表現這內心與外物息息相關的聯繫，及其所發生的悟理或境界。

寫詩，或又可說是若不知其所以然的，靈巧的，誠摯的，在傳譯給理想的同情者，自己內心所流動的情感穿過繁複的意象時，被理智所窺探而由直覺與意識分著記取的符錄！一方面似是慘淡經營，——至少是專誠致意，一方面似是藉力於平時不經意的準備，「下筆有神」的妙手偶然拈來；忠於情感，又忠於意象，更忠於那一串剝那間內心整體閃動的感悟。

寫詩，或又可說是經過若干潛意識的醞釀，突如其來的，在生活中意識到那麼湊巧的一頃刻小小時間；湊巧的，靈異的，不能自己的，流動著一片濃摯或深沉的情感，斂聚著重重繁複演變的情緒，更或凝定入一種單純超卓的意境，而又本能地迫著你要刻畫一種適合的表情。這表情積極的，像要流淚歎息或歌唱歡呼，舞蹈演述；消極的，又像要幽獨靜處，沉思自語。換句話說，這兩者合一，便是一面要天真奔放，熱情地自白去邀同情和瞭解，同時又要寂寞沉默，孤僻地自守來保持悠然自得的完美和嚴肅！

在這一個湊巧的一頃刻小小時間中（著重於那湊巧的），你的所有直覺，理智，官感，情感，記性和幻想，獨立的及交互的都迸出它們不平常的銳敏，緊張，雄厚，壯闊及深沉。在它們潛意識的流動，——獨立的或交互的融會之間——如出偶然而又不可避免地湧上一閃感悟，和情趣——或即所謂靈感——或是親切的對自我得失悲歡；或遼闊的對宇宙自然；或智慧的對歷史人性。這一閃感悟或是混沌朦朧，或是透徹明晰。像光同時能照耀洞察，又能揣摩包含你的所有已經嘗味，還在嘗味，及幻想嘗味的「生」的種種形色質量，且又活躍著其間錯綜重疊於人於我的意義。

這感悟情趣的閃動——靈感的腳步——來得輕時，好比潺潺清水婉轉流暢，自然的洗滌，浸潤一切事物情感，倒影映月，夢殘歌罷，美感的旋起一種超實際的權衡輕重，可抒成慷慨纏綿千行的長歌，可留下如幽咽微歎般的三兩句詩詞。愉悅的心聲，輕靈的心畫，常如啼鳥落花，清風滿月，夾雜著情緒的繽紛；淚痕巧笑，奔放輕盈，若有意若無意地遺留在各種言語文字上。

但這感悟情趣的閃動，若激越澎湃來得強時，可以如一片驚濤飛沙，由大處見到纖微，由細弱的物體看它變動，宇宙人生，幻若苦迷。一切又如經過烈火燃燒錘煉，分散，滅化成為淨純的茫焰氣質，升處所有情感意象於空幻，神秘，變移無定，或不滅不變絕對，永恆的玄哲境域裡去，卓越隱奧，與人性情理遙遠的好像隔成距離。身受者或激昂通達；或禪寂淡遠，將不免掙扎於超情感，超意象，乃至於超言語，以心傳心的創造。隱晦迷離，如禪偈玄詩，便不可制止地托生在與那幻境境界幾不適宜的文字上，估定其生存權。

寫詩……

總而言之，天知道寫詩是怎麼一回事。在寫詩的時候，或者是「我知道，天知道」；到寫了之後，最好學Browning不避嫌疑的自謙的，只承認「天知道」，天下關於寫詩的筆墨官司便都省了。

我們僅聽到寫詩人自己說一陣奇異的風吹過，或是一片澄清的月色，一個驚訝，一次心靈的振蕩，便開始他寫詩的嘗試，迷於意境文字音樂的搏鬥，但是究竟這靈異的風和月，心靈的振蕩和驚訝是什麼？是不是仍為那可以追蹤到

內心直覺的活動；到潛意識後而那綜錯交流的情感與意象；那意識上理智的感念思想；以及要求表現的本能衝動？靈異的風和月所指的當是外界的一種偶然現象，同時卻也是指它們是內心活動的一種引火線。詩人說話沒有不打比喻的。

我們根本早得承認詩是不能脫離象徵比喻而存在的。在詩裡情感必依附在意象上，求較具體的表現；意象則必須明晰地或沉著地，恰適地烘托情感，表徵含義。如果這還需要解釋，常識的，我們可以問：在一個意識的或直覺的，官感，情感，理智，同時並重的一個時候，要一兩句簡約的話來代表一堆重疊交錯的外象和內心情緒思想所發生的微妙的聯繫，而同時又不失卻原來情感的質素份量，是不是容易或可能的事？一個比喻或一種象徵在字面或事物上可以極簡單，而同時可以帶著字面事物以外的聲音顏色形狀，引起它們與其他事關係的聯想。這個辦法可以多方面地來輔助每句話確實的含義，而又加增官感情感理智每方面的刺激和滿足，道理甚為明顯。

無論什麼詩都從不會脫離過比喻象徵，或比喻象徵式的言語。詩中意象多不是尋常純客觀的意象。詩中的雲霞星宿，山川草木，常有人性的感情，同時內心人性的感觸反又變成外界的體象，雖簡明淺現隱奧繁複各有不同的。但是詩雖不能缺乏比喻象徵，象徵比喻卻並不是詩。

詩的泉源，上面已說過，是意識與潛意識地融會交流錯綜的情感意象和概念所促成；無疑地，詩的表現必是一種形象情感思想合一的語言。但是這種語言，不能僅是語言，它又須是一種類似動作的表情，這種表情又不能只是表

情，而須是一種理解概念的傳達。它同時須不斷傳譯情感，描寫現象詮釋感悟。它不是形體而須創造形體顏色；它是音聲，卻最多僅要留著長短節奏。最要緊地是按著疾徐高下，和有限的鏗鏘音調，依附著一串單獨或相聯的字義上邊；它須給直覺意識，情感理智，以整體的快愜。

因為相信詩是這樣繁雜的一系列多方面條件的滿足，我們不能不懷疑到純淨意識的，理智的，或可以說是「技術的」創造——或所謂「工」之絕無能為。詩之所以發生，就不叫它做靈感的來臨，主要的亦在那一閃力量突如其來，或靈異的一剎那的「湊巧」，將所有繁複的「詩的因素」都齊集薈萃於一俄頃偶然的時間裡。所以詩的創造或完成，主要亦當在那靈異的、湊巧的，偶然的活動一部分屬意識，一部分屬直覺，更多一部分屬潛意識的，所謂「不以文而妙」的「妙」。理智情感，明晰隱晦都不失之過偏。意象瑰麗迷離，轉又樸實平淡，像是紛紛紜紜不知所從來，但飄忽中若有必然的線索可尋，理解玄奧繁雜，也像是紛紛紜紜莫名所以。但錯雜裡又是斑駁分明，情感穿插聯繫其中，若有若無，給草木其後，給熱情顏色。一首好詩在一個會心的讀者前邊有時真會是一個奇蹟！但是傷感流麗，鋪張的意象，塗飾的情感，用人工連綴起來，疏忽地看去，也未嘗不像是詩。故作玄奧淵博，顛倒意象，堆砌起重重理喻的詩，也可以赫然驚人一下。

讀者與作者，讀者與讀者，作者與作者關於詩的意見，歷史告訴我傳統的是要永遠地差別分歧，爭爭吵吵到無盡時。因為老實地說，誰也仍然不知道寫詩是怎麼一回事的，除卻這篇文字所表示的，勉強以抽象的許多名詞，具體的一些比喻來捉摸，描寫那一種特殊的直覺活動，獻出一個極不能令人滿意的答案。

至於戲劇《梅真回他們》，則是林徽因第一次涉足戲劇藝術創作。雖然沒有寫完，但我們可以看到大致的劇情發展脈絡，這個劇本描寫一個富貴人家的丫頭梅真，性情活潑可愛，天資頗為聰慧，深得二太太李瓊的喜歡，因此她得以跟小姐們一道上學讀書。這使心胸狹窄的長房太太極為不滿，也叫前妻所生的大小姐文娟又妒又恨，而四小姐文琪卻與之親如姐妹，相處得非常融洽。當梅真長大後，跟二公子文靖（大學畢業後在南方一間工廠供職）產生了愛情，彼此默默地相愛著。儘管裝飾燈具的電料行小掌櫃宋雄追求她，但她一直不曾答應。後來留學生唐元瀾也愛上梅真，可是她婉言謝絕。

然而梅真和文靖相愛最終未能成功，其原因是，正如文靖對其妹文琪所說的那樣：「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到如果我同梅真好，這事情很要使媽媽苦痛，我就怕人家拿我的事去奚落她，說她兒子沒有出息；愛上了丫頭。我覺得那個說法太難堪；社會上一般譏謗人家的話，太使我渾身起毛粟。就說如果我真的同梅真結婚，那更糟了……並且媽媽拿我這個兒子看得那麼重，我不能給人機會說她兒子沒有骨氣，我不甘心讓大伯嬭那類人得意得有所借口，你知道麼？老四！」

也就是說，文靖雖然真心愛著梅真，卻因為彼此身分地位不同，一個是少爺，一個是丫頭，害怕家族非議並給母親帶來不便，因而非常矛盾；屈從於不合理的世俗社會。加上後來文靖誤以為唐元瀾與梅真相好，便在一次家庭舞會中故意對她冷淡，疏遠，決意結束對她的感情，致使她長久以來專一地愛他的愛情徹底幻滅了，並在一氣之下，梅真對文琪說：「我明天就可以答應小宋去做他那電料行的掌櫃娘！那樣子誰都可以省心了。」而文琪卻說：「梅真！你不能……」梅真此後究竟怎樣呢？後來林徽因說，梅真參加抗戰去了。此後，由於種種原因，林徽因沒有把這個劇本補完。